

通志經解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八

祭法第二十三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為祭法者以其紀有虞氏至周天子以下所制祀羣神之數此於別錄屬祭祀

吳興沈氏曰祭法自燔柴於泰壇祭天也以至終篇即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之義疏也上只添禘郊祖廟一段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鄭氏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下有禘郊祖宗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明堂月令春曰其帝大昊其神句芒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曰其帝黃帝其神后土秋曰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冬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已下稍用其姓代之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宜郊契

孔氏曰此一經論有虞氏以下四代禘郊宗祖所配之人經傳之文稱禘非一其義各殊論語云禘自既灌及春秋禘于大廟謂宗廟之祭也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大傳云禮不王不禘謂祭感生帝於南郊也此禘鄭謂祭昊天於圜丘者以文在於郊祭之上郊前之祭唯圜丘爾爾雅釋天云禘大祭比餘處爲大祭故總得稱禘也案聖證論以此禘黃帝是宗廟五年祭之名虞氏之祖出自黃帝顓頊是虞帝七世祖以顓頊配黃帝而祭是禘其

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非鄭義也鄭云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者以明堂月令五時皆有帝及神又月令季秋大饗帝故知明堂之祭有五人帝及五天帝也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知於明堂也孝經云宗祀帝郊特牲祭一帝而在祖宗上者以其感生之帝特尊之虞氏禘郊祖宗之人皆非虞氏之親是尚德也夏之郊用鯀是稍用其姓代之但不盡用已姓故云稍也云先後之次虞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者今虞先云郊學後云祖顓頊夏先云郊鯀後云祖顓頊殷先云郊冥後云祖契是在前者居後在後者居前故云宜也熊氏曰有虞氏禘黃帝者謂虞氏冬至祭昊天上帝於圜丘大禘之時以黃帝配祭而郊學者謂正建寅之月祭感生帝於南郊以學

配也祖顓頊而宗堯者謂祭五天帝五人帝及五人神於明堂以顓頊及堯配之也祖始也宗尊也其夏后氏以下禘郊祖宗其義亦然但所記之人當代各別虞字文單故以有字配之無義例也后君也殷周稱人以人所歸往故也

王氏曰祖宗爲祖有功而宗有德其廟不毀郊與圜丘是一郊即圜丘也天唯一而已安得有六五行分主四時化育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是五帝之佐也豈得稱天而鄭以五帝爲靈威仰之屬非也禮周立后稷廟不立嚳廟是嚳不若后稷今乃以嚳配至重之天何輕重顛倒之失所哉郊則圜丘圜丘則郊猶王城與京師異名而同處趙氏曰虞氏禘黃帝蓋舜祖顓頊出於黃帝則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郊嚳者帝王郊天當以始祖配天則舜合

以顓頊配天也爲身繼堯緒不可捨唐之祖故推嚳以配天而舜之世系出自顓頊故以爲始祖情禮之至也舜宗堯當禹身亦宗舜凡祖者創業傳世之所出也宗者德高而可尊其廟不遷也夏后氏禘黃帝義同舜也郊鯀者禹尊父且以有水土之功故以配天祖顓頊者舜世系亦出於顓頊也宗禹者當禹身亦宗舜子孫乃宗禹也殷祖契出自嚳故禘嚳冥有水功故郊冥以配天湯出契後故祖契宗湯者當湯身未有宗也周禘嚳義與殷同稷有播植之功且爲始祖故稷當武王身亦未有宗詳見大傳禮不王不禘下

藍田呂氏曰天子宗廟之祭自殷以前常祭有四春杓夏禘秋嘗冬烝是也非常之祭有四禘祫郊宗是也祫對植之名無別祭因時祭而舉之故有植杓祫禘祫烝春祭物

薄故不禘。禘，大祭也。春祭物薄，不足合食，故特祭之。
 禘，合也。合羣廟之主而祭於祖也。禘，諦也。自義率祖順而
 祭之，至於禘，先尊後卑，審諦昭穆，同時異日，各行其祭也。
 常禘則止，及大禘。時禘禘大禘則及其始祖所自出之帝以
 其大祖配之。如周稷出於鬻，鬻即始禘之所自出之帝，四代皆然，故禘從帝亦本此義。始祖稷也，大祖文王也。二禘之祭
 皆在下，有大禘則無常禘，常禘歲行，大禘則五歲一行。傳謂
 一禘五禘禘者若常禘則合于大祖，大禘則合于始祖，不失
 追享之義而合食之郊者，推其祖之功德可以配天者，祀
 天於郊，以所配者配之，故曰郊宗者以功德可宗，祀帝於
 明堂，則以其宗配之。禘郊祖宗雖皆祀其先，然必推其先
 世之有功德者，非此不在祀典。故瞽繇皆有惡德，虞不郊
 瞽，而夏郊鯀，繇有以死勤事之功也。至周則以杻爲夏祭
 而立祠，以爲春祭，別出禘爲大祭，又有肆獻裸饋食之事。

肆獻裸饋禮也行於禘祭饋食食禮也行於嘗祭。郊特牲饗
食嘗無樂凡非常之祀用饗禮食禮也。皆取於此，故周人禘祫
 間行於四時。周官司尊彝云：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追享，禘也。禘其祖之
 饗食互用於非常。非常之祭或饗或食禘郊祖宗廟亦不變。然周公推
 嚴配之禮以事天之禮，事其先故以后稷配天而郊之祀
 不祀天而祀稷，以文王配帝而明堂之祀不祀稷而祀文
 王。者周公時宗文王而已，及其後世乃祖文而宗武，故孝
 經與祭法異。
 馬氏曰：禘者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禘。郊者祭天於圜丘
 之郊，祖者所以祖有功，宗者所以宗有德。先王四時之祭
 則有常禮，以常禮爲未足以極其追遠之意，而又爲禘以
 祭，則及其所出之祖先王宗廟之制，則有常數，以常數爲
 未足盡祭饗之意，而又立廟以尊之，則及於所祖宗之廟。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傳考之虞夏者黃
帝之所自出也故虞夏禘黃帝商周者嚳之所自出也故
商周禘嚳

延平周氏曰禘者猶審諦之諦言審諦其祖之所自出而
祭於喪畢之五年也故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
自出故配之郊者即配天於園丘而郊言其地也故曰於
郊故謂之郊祖者以其功之可祖宗者以其德之可宗故
曰祖有功宗有德夫舜禹殷周同出於黃帝由黃帝而後
顓頊由顓頊而後帝嚳此世本之所可推者也有虞氏夏
后氏以其去黃帝之近故禘黃帝而黃帝乃爲顓頊之所
自出故禘黃帝而以其祖顓頊繼之殷周以其去帝嚳之
近故禘嚳而各推其祖以配之有虞氏夏后氏既同一禘
讓得天下則有虞氏郊嚳而宗堯夏后氏亦當郊嚳而宗

堯今於夏后氏反謂祖顓頊而宗禹何也舜之受禪
一世故就舜之身言之則不得不郊嚳而宗堯禹之受禪
傳於數世故就禹之子言之則不得不郊鯀而宗禹使就
舜之子言之則固當郊瞽瞍而宗舜而就禹之身言之則
固當郊嚳而宗禹殷周同以兵戈得天下而其所以得天
下者皆非一日之積累然有契然後有冥有冥然後有湯
殷人既郊冥祖契而宗湯則周人當郊公劉祖稷而宗文
王今反謂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何也殷人於湯即有天
下周人至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武王繼之然後大統
始集果以文王爲得天下而宗文王則公劉爲郊后稷爲
祖而武王之祀卒至於遷豈武王以戎衣之艱難而大統
始集其祀卒不免於遷則孝子慈孫之心其能安乎且又
以公劉而方於武王則公劉爲可廢而武王爲不可遷此

周之所以廢公劉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也孔子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今以周人禘郊祖宗之法推之則有虞氏郊嚳夏后氏郊鯀殷人郊冥皆為配天於圜丘而祖顓頊與契之類疑為配帝於明堂然昊天尊於五帝而后稷先於文王則后稷配天文王配帝可也而顓頊則先於帝嚳與鯀而契又先於冥今帝嚳與冥反配天於圜丘而顓頊與契反配帝於明堂何也記曰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蓋明堂之禮唯見於序周頌者之與孝經是明堂之禮虞舜夏殷之世未之有而唯起於周公則由殷而上所謂祖者固未嘗配祭於帝也又虞夏殷之世其禮猶質而不若周之文故所謂祖者即大祖也而為大祖者其廟不毀於萬世而其祭常行於四時則尊而且親所謂郊者其廟不免於毀而又止配祭於

圜丘而已則尊而不親此虞舜夏殷之世所以用其先而尊者為祖後而卑者為郊至周則有祖有宗而後有大祖故后稷為大祖而配天於圜丘文王復為祖而配帝於明堂蓋文之極於周也如此

嚴陵方氏曰禘於廟中所以示人道之近郊於邑外所以示天道之遠以其示人道故推其祖宗之所自出而情有所不可忘以其示天道故迹其功之所由起而理有所不可廢夫帝公天下者也王家天下者也有虞氏所郊所祖不皆視瞽瞍之親而視堯之親者凡以為公而已夏后氏所郊所祖不皆視舜之親而視禹之親者凡以為家而已殷尚質故先後之序則因於夏而從其略周尚文故先後之序則變於殷而致其詳至於禘之與宗先後之序四代所同者以世之遠莫遠於所禘近莫近於所宗世之遠近

不可易故也且虞夏殷之所郊者即周之所祖者是也周之所祖者即虞夏殷之所郊者是也虞夏殷之所郊者固嘗立廟矣及其世數之遠則毀之至於郊之祀則萬世不易也周之所祖者固常配帝矣及其世數之遠則易之至於廟之立則萬世不毀也其名雖異其實亦同而已觀虞之制若又不相似然舜之紹堯猶父子也以是推之則同矣虞夏殷之所郊則以世之近者所宗則以世之遠者而周則反之何也蓋虞夏殷所謂祖者廟之太祖也周之所謂祖者文王而已則世之遠近固可推矣周以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而又以之爲大祖故也周既祖文王也孝經乃言宗祀文王者以周公攝政稱文王故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祭莫大於追遠亦莫大於尊尊追遠則仁故有禘尊尊則義故有郊與祖宗蓋先王以謂言之親出於其祖而吾之祖又出於其所自出之祖故審諦其祖之所自出者而祭於喪畢之五年然後於吾追遠之心有所能盡此其所以爲仁也以吾之所尊者不過於祖考而物之所尊者不過於天故以吾所尊之祖考推而配之於萬物所尊之天然天之精氣則一而吾之祖考不可以同配故或郊之以配於園丘或祖宗之以配於明堂而後於吾尊尊之心有所能盡此其所以爲義也蓋黃帝者虞夏之所自出帝嚳者殷周之所自出故虞夏殷周之世所以禘之高陽於虞夏爲有德契文於殷周爲有功湯武於殷周爲有德故夏殷周之世所以祖宗之也虞夏殷周之世以其先而尊者爲祖後而卑者爲郊周之世則以先而尊者爲郊後而卑者爲祖何也蓋虞夏殷則尚質周則尚文尚質則其所謂祖者即大祖也大祖之廟常存而不毀

故處之以義之輕重而不以世之先後此先而尊者所以爲祖後而卑者所以爲郊也尚文則有大祖而又有祖大祖與祖其廟俱主於不毀故必處之以世之先後而不以義之重輕此先而尊者所以爲郊後而卑者所以爲祖也然舜授禪於堯禹授禪於舜禹生於鯀湯生於主癸虞則宗堯夏則不宗舜而宗禹夏則郊鯀殷則不郊主癸而郊冥又何也蓋舜之有天下止於一身夏之有天下至於數世以是言之則其所宗者不得不及於禹也鯀則以死勤事而猶可推以配天故夏所以郊之主癸則未嘗有功於世而不及於冥此殷所以郊冥而已其所謂祖宗者蓋離而貳之則有祖有宗合而一之則皆謂之宗故此以上文王爲祖而孝經又以文王爲宗也然則孝經以明堂始於周公則虞夏殷之祀祖宗其亦有明堂乎蓋明堂之名雖

始於周公而虞夏之祀祖宗未必非明堂之類也

方陳率是推衍周說

然互有發明今併錄之

山陰陸氏曰殷人祖契是以郊冥夏后氏祖顓頊是以郊鯀鯀鄩洪水而殛死冥勤其官而水死其功烈皆在可以郊之域然則祖非有功雖有功非其子孫有天下不郊故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橫渠張氏曰夏郊鯀以其祖也祀之郊禹者必繫時王之命不使郊鯀祀私廟猶可也宋之郊契者契殷之所出故郊之廟祀湯亦可也契亦謂之玄王周改夏祭爲禘尚云周人禘嘗而郊稷則此禘設於何時蓋周以前歲有五祭四時祭與禘至周則歲有六祭四時祭與禘禘也周既改夏祭爲禘別爲禘之禮周以前因時祭遂禘必於大祖之廟至周則既修禘祭於逐廟又致禘祖之祭於太廟然則

是禘祖之禮致於時祭而不於禘祭也禘謂之追享禘謂之朝享追享者追遠之義朝享者朝於大祖也於祭法不見祭瞽瞍而祭鯀以此觀之恐天子諸侯祖考為庶人則不立廟鯀則嘗為宗伯矣然貴為天子豈可不祭其父其禮必有但不見其傳

清江劉氏曰祖非大祖言後世述之宗非宗祀言後世尊之也知非大祖宗祀也以文王非周大祖武王非周宗祀周人祖后稷周公宗文王也知祖者後世述之宗者後世尊之者以商有祖甲祖乙皆非大祖中宗高宗皆非宗祀也大抵非天子不禘非天子不郊非天子不建祖宗非有功德不為祖宗非為祖宗無不毀廟故夏后氏不郊顓頊而郊鯀者鯀無功食於廟則必毀故推以配天而食於郊則世世修之此禹之孝也殷人郊冥者冥諸侯也未受命

不可稱祖宗與於祖則必毀故亦推以配天而食於郊則世世修之此湯之孝也因是見廟已毀雖有功不可復立故立武宮春秋刺之郊者祭之至尊者也或配以祖或配以父三代雖不同所以嚴父配天一也然則夏郊以鯀殷郊以冥而禮運云杞禹宋契不同者蓋湯放桀封禹後以上公遷鯀而郊禹武王殺紂封湯後以上公遷冥而郊契祭法言其始禮運言其終也

江陵項氏曰此蓋經生用其師說推次而上以為當然非必有明文可據也禮記文體如此者多如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亦是以數相推後人必欲為之考實難矣案此經作者已於篇末自解其意先序帝嚳堯舜鯀禹之功次序黃帝顓頊契冥湯文武之功以為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故聖王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則

此人之師說蓋謂郊禘祖宗皆擇有功烈者祀之爾而後之有天下者欲稽此以祀其祖先則固於其說大異矣若之何其可稽乎然即其所解以求之本文獨不見舜之祀則上文所載必有脫誤疑夏后氏當祖舜而宗禹也鄭康成以爲虞夏宜郊顓頊殷宜郊契此自康成之說以其世次求之又非祭法本說也

秦溪楊氏曰案天子七廟左昭右穆世滿而迭毀惟禘郊祖宗四條乃宗廟之大祭世世不絕不可以宗廟之常禮論也禘者禘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配之也郊者祀天以祖配食也祖者祖有功宗者宗有德祖宗之廟世世不毀也禘禮見於大傳小記子夏傳郊禮見於孝經大雅周頌祖有功宗有德見於王肅賈誼劉歆韋玄成蓋禘與祖宗三條皆宗廟之祭無與乎祀天惟郊一條爲配天之祭經

專昭然不可誣也祭法禘在郊上者謂郊以祖配天禘上及其祖之所自出禘遠而祖近故禘在郊上也鄭氏見禘在郊上便謂禘大於郊遂強分圜丘於郊爲二以禘爲冬至日祀昊天上帝於圜丘而以饗配之以郊爲祭感生帝於南郊而以稷配之既謂禘郊皆爲配天矣遂併以祖宗爲祀五帝於明堂而以祖宗配之輕肆臆說附經而行居之不疑王肅諸儒力詆其非不能勝也此無他王肅諸儒之說正矣又以禘爲五年殷祭之名其擇猶未精其義猶未彰也唐趙伯循生於二千歲之後獨得其說於祭法大傳小記子夏傳之中於是禘郊祖宗之義煥然而大明言雖簡約而義已該備故朱子深有取焉嘗以大戴禮帝繫及司馬史記考之乃知趙伯循之言確乎不可易也祭法有虞氏禘黃帝夏后氏亦禘黃帝殷人郊嚳周人郊嚳者

黃帝生昌意昌意生帝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至瞽瞍皆微爲庶人舜嗣帝位以帝顓頊爲祖廟黃帝者帝顓頊之所自出也故禘黃帝於帝顓頊之廟而以帝顓頊配之也昌意生帝顓頊帝顓頊生鯀鯀生禹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故夏后氏亦禘黃帝於帝顓頊之廟而以帝顓頊配之也殷祖於契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爲帝嚳次妃吞玄鳥而生契帝嚳者契之所自出故殷人禘嚳於契之廟而以契配之也周祖於稷稷之母姜嫄爲帝嚳元妃姜嫄出郊見巨人跡踐之而生稷帝嚳者稷之所自出故周亦禘嚳於后稷之廟而以稷配之也祭法有虞氏郊嚳夏后氏郊鯀殷人郊冥周人郊稷者黃帝生玄囀玄囀生螭極螭極生高辛是爲帝嚳帝嚳生堯帝嚳即堯之父也帝顓頊則舜之祖也有虞氏當以帝顓頊配天爲身

嗣堯位故推帝嚳以配天而以帝顓頊爲祖仁之至義之盡也祭法曰禹能修鯀之功夫鯀治水九載非無功也但以蔽於自用而績用弗成禹能修鯀之功則前日未成之功至是成矣故夏后以鯀配天也冥者契六世孫也冥勤其官而水死祭法推其功烈至與先聖王並稱故殷人以冥配天也禮以祖配天后稷周之太祖克配彼天此則無可疑也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者帝顓頊者有虞氏異代之祖以功德而祖之也有虞氏宗堯亦以功德而宗之也國語注曰虞以上尚德是也夏后氏之祖顓頊猶有虞氏也禹啓夏祚旣以顓頊爲祖故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至其後世子孫乃以禹爲受命之祖書曰明明我祖是也湯革夏命爲殷之祖然殷之功始於契故殷人祖契

而宗湯後世子孫乃以湯爲受命之祖詩曰衍我烈祖是也又其後殷有三宗祖甲曰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亦有德而可宗周公作無逸舉殷三宗以戒成王然則三宗亦爲不毀之廟也武王革殷命爲周之祖然武王之功起於后稷故周以后稷爲太祖不言周人祖稷者周人郊稷以祖配天則祖稷不言可知矣文王受命作周故以文王爲受命之祖所謂文世室是也文王爲祖故武王爲宗當武王其身亦未有宗後世始立武王之廟爲宗所謂武世室是也凡此皆趙伯循已開其端特從而推明之爾抑又聞之禮運記夫子言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與祭法夏后氏郊鯀殷人郊冥之說不同如何曰夏后氏郊鯀殷人郊冥此夏殷之初禮制然也其後杞宋以先代之後統承先王修其禮物而有所改

史者疏以爲時王所命意者杞郊禹宋郊契乃時王即其功之顯著者而命之與國語魯語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嚳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愚案祭法歷述七代祀典綱領大而條目詳凡聖帝明王尊天親地敬禮百神尊祖敬宗報功崇德之大典無不具焉非一時問答之語也國語記魯大夫臧文仲祀爰居於東門之外而展禽歷敘其事以救正之又稍易祭法本語而更之以纖淺輕弱之詞蹈襲傳會旣不可信其後也夫子以臧文仲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爲三不仁以作虛器

縱逆祀祀爰居爲三不知聖人之言無所苟也國語乃以祀爰居一事爲不仁不知不幾於誣乎祭法首章述禘郊祖宗四條乃祀典之尤大者先言禘郊者禘之所及者遠郊之所配者天其義類相近也後言祖宗者祖有功宗有德其義類亦相近也國語乃先曰禘祖次之郊次之宗又次之禘祖郊宗義類不倫則其理窒而不通矣祭法禘郊祖宗四條國語又別立報之之文並禘郊祖宗報爲五夫禘祠烝嘗爲非報本追遠之祭也禘郊祖宗又報本追遠之大者也禘郊祖宗之外苟有功德之可報者則當如殷之三宗立廟而不毀苟曰報之而不立廟以祭則於報之義何居夏殷周三代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其間令王功德顯著者多矣曰虞幕曰夏杼曰殷上甲微則未之有聞也高圉大王則誠賢君也先公如公劉之厚於民事先王如

宣王能修文武之功業獨不可報乎其後南北諸儒論遠祖則以郊宗石室爲言議禮典則以禘郊祖宗報爲據甚矣邪說之惑人而人之易惑也豈不深可歎哉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

鄭氏曰壇折封土爲祭處也壇之言坦也坦明貌也折照晷也必爲照明之名尊神也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

孔氏曰此經論祭感生之帝於南郊神州地祇於北郊也燔柴謂積薪於壇上而取玉及牲置柴上燔之使氣達於天也案牧人云陰祀用黝牲毛之鄭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又郊特牲云郊之用犢貴誠也彼文雖主南郊其北郊與天相對故知俱用犢也騂犢之義已具特牲䟽案禮器云至敬不壇此云燔柴於泰壇者謂燔柴在壇設

饌在地義亦具禮器及特牲疏

長樂陳氏曰泰壇南郊之壇也以之燔柴泰折北郊之坎也
以之瘞埋言壇則知泰折之爲坎言折則知泰壇之爲
圜言泰則大之至也言壇折則人爲之也祭祀必於自然
之丘所以致敬燔瘞必於人爲之壇折所以盡文宗廟之
禮瘞埋於兩階之間則壇必設於圜丘之南坎必設於方
丘之北矣燔柴以升煙瘞埋以達氣則燔必於樂六變之
前瘞必於樂八變之前矣 又曰曾子問曰天子將出必
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
之間君薨而世子生大祝執東帛升奠幣于殯東几上遂
朝奠小宰升舉幣則宗廟之瘞在既事之後矣祭天曰燔
柴祭地曰瘞埋又周人尚臭而升煙瘞埋乃臭氣也則天
地之燔柴在行事之前矣賈公彥謂天神中非直有升煙

玉帛牲亦有禮神者也地示中非直有瘞埋牲亦有禮神者
也以爲燔瘞在作樂降神之後而禮神又燔瘞之後則燔瘞
之與禮神固有二玉二帛二牲矣以宗廟之祭考之升首
所以報陽則天地燔瘞固用首矣漢用牲首蓋禮意也周
官羊人凡釁積共其羊牲犬人凡祭祀共犬牲伏瘞亦如
之鄭司農曰瘞謂埋祭祭地曰瘞埋則燔瘞用羊犬矣此
豈施於天地之從祀與夫次祀小祀者乎周魏之間燔柴
皆於祭末郭璞云祭天既祭積柴燒之祭地既祭瘞埋藏
之恐先王之時祭祀事畢亦有燔瘞之禮其詳不可考也書
金縢稱周公曰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瘞俟爾命則禮
神之至其終固燔瘞矣

並禮書

嚴陵方氏曰燔柴則升而明瘞埋則藏而幽升而明者天
道也藏而幽者地道也壇爲高以見折之爲深折爲方以

見壇之爲圜圜而高者天形也方而深者地形也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是矣燔柴者積薪壇上置牲玉而燔之瘞埋瘞繒埋牲於土也周官言禮天於圜丘禮地於方丘乃與此不同者蓋祭泰壇乃用辛之郊爾非圜丘冬至之祭也泰折乃用甲之社爾非方澤夏至之祭也馬氏曰燔柴於泰壇所謂祭天於地上圜丘瘞埋於泰折所謂祭地於澤中方丘謂之圜丘方丘以其出於自然也謂之泰壇泰折以其出於人力也折旋中矩矩方也泰折即所謂方丘言燔柴於泰壇則知瘞埋於泰折者故也山陰陸氏曰此合祭也主天而已故雖瘞埋猶從祭天之牲即祠北郊應用黝犢說者曰天地無合祭之壇則春秋言郊何以有三望中庸言事上帝何以有社案周書郊祀亦及聖帝明王荀子所謂郊者并百王於上天而祭祀之

是也蓋大報天神人鬼地示皆與故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又新說曰用駢犢當連下埋少牢於泰昭讀爲一段蓋四時者陰陽之氣升降出入於天地之中故用駢犢埋少牢以祀之少牢言埋則祭之於泰昭之下也駢犢言用則祭之於泰昭之上者鄭解駢犢以屬上句蓋祭天用蒼犢祭地用黝牲今用駢犢以天則非蒼以地則非黝非是也或曰祭天於泰壇大司樂又曰祭天於圜丘禮器又曰至敬不壇埽地而祭三說不同何也蓋祭天之禮升煙於泰壇奏樂於圜丘所以致天神也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然後掃地而祭焉其說固未嘗異也樂者陽也其聲無形故奏於自然之圜丘煙者陽中之陽也其氣有象故燔於使然之泰壇此制作之情也以是知郊丘牲玉雖異不害其爲同義也又曰古者郊祀天地蒼璧以禮天黃琮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六
以禮地兩圭有邸以祀天四圭有邸以祀地如此而已未
嘗有瘞埋之玉也先儒謂祭天曰燔燎祀地曰瘞埋俱有
玉以降天神以出地示學之者相襲固久矣夫祭天之常
祀歲有九則燔柴泰壇凡九玉祭之常祀歲有二則瘞埋
於泰折凡兩玉其用於常祀之外者不在焉何古之多玉
也蓋肆師云大祀用玉帛牲牷雲漢云圭璧既卒皆謂禮
神之玉耳此經燔柴瘞埋有帛而無玉明矣蓋祭天不燔
玉而燔帛祭祀不瘞玉而瘞繒禮運云祭祀瘞繒是也正
如諸侯之禮三帛二生一死贊則受之而五玉卒乃復也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
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
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
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鄭氏曰昭明也亦謂壇也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埋
之者陰陽出入於地中也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相近當
爲攘祈聲之誤也攘猶却也祈求也寒暑不時或攘之或
祈之寒於坎暑於壇王宮日壇王君也日稱君宮壇營域
也夜明月壇也宗皆當爲禋字之誤也幽禋星壇星以昏
始見禋之言營也雩禋水旱壇也雩之言吁嗟也春秋傳
曰月日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禋之山川
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禋之四方即謂山川林
谷丘陵之神也祭山林丘陵於壇川谷於坎每方各爲坎
爲壇怪物雲氣非常見者也有天下謂天子也百者假成
數也

孔氏曰此一節總明四時以下諸神所祭之處及明天子
諸侯不同之禮春夏爲陽秋冬爲陰若祈陰則埋牲祈陽

則不應埋之今總云埋者以陰陽之氣俱出入於地中而生萬物故並埋之用少牢降於天地也自此以下及日月至山林並少牢也先儒云並不薦孰殺牲埋之寒暑之氣應退而不退則攘却之應至而不至則祈求之寒於坎寒陰也暑於壇暑陽也日神尊故其壇曰君宮月明於夜故其壇曰夜明也幽闇也星夜出水旱爲人所吁嗟曰幽崇雩禱皆爲域而祭之也四坎壇四方各爲一坎一壇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此四壇坎所祭之神也怪物慶雲之屬風雨雲霜並益於人壇以祭山林丘陵坎以祭川谷泉澤也天子祭天地四方言百神舉其金數諸侯不得祭天地若山林川澤在其封內而益民者則得祭之如魯之泰山晉之河楚之江漢是也亡無也封內無此山川則不得祭案周禮大宗伯備列諸祀而不見祭日時

寒暑水旱者宗伯所記謂周禮歲時常祀此經所載謂四時乖序寒暑僭逆水旱失時祈禱之禮然案莊二十五年左傳云凡天災有幣無牲此禱祈得用少牢者彼天災謂日月食示戒懼人君先須修德不當用牲若水旱歷時禱而不止則當用牲故詩雲漢云靡愛斯牲王肅用家語之文以此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爲六宗孔注尚書亦同伏生與馬融以天地四時爲六宗劉歆孔晁以乾坤六子爲六宗賈逵云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古尚書說天宗日月北辰地宗岱河海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岱爲山宗鄭駁之云書云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既六宗云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月則郊天並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也司

命也風師也雨伯也此之謂六宗明矣

眉山孫氏曰六宗之義前代諸儒異同之論不可勝言皆各言其所見也或以爲乾坤六子或以爲天宗地宗四方之宗或以爲文祖之廟六宗即三昭三穆也或又以爲月令孟冬祈于天宗天宗者六宗之神也此說盧植以之注月令摯虞以爲宜祀六宗劉邵又云六宗太極沖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三人之說雖不盡同皆以六宗爲天宗者諸說之外其最有據而得其正者孔安國之說是也其傳曰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辰也水旱也可謂善也而司馬彪亦曲說以駁之王肅所解本諸家語與安國同而肅對魏明又以爲乾坤六子則自叛其說矣據孔傳唯引祭法殊不知安國所據不獨祭法也謹案孔叢子書載宰

我問於孔子曰禋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祭之也埋少牢於泰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禰所以祭星也雩禰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安國之傳端本於此諸儒之說紛紛不已皆不見孔子之言故也

橫渠張氏曰日月星辰風雨寒暑無特祭皆從祀於郊所謂日於壇月於坎日於東月於西皆不出祀之兆言王宮夜明幽禰之類皆指其祭位爾寒暑無定暑近日壇寒近日坎而已故曰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謂注相近爲攘祈者非大雩龍見而雩當以孟夏爲百穀祈甘雨也有水旱則別有雩祭祀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耳故以天事鬼神事之至也理之盡也

山陰陸氏曰昭言明也爾雅四氣和謂之玉燭迎寒則與寒相近於坎迎暑則與暑相近於壇相近一作祖迎孔叢子說王畿千里相日一寸故其壇謂之王宮星言幽故月言明

嚴陵方氏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則王有日之象而宮乃其居也故祭日之壇曰王宮祭義曰祭日於壇祭月於坎彼以形言此以明言也於日曰王以知日之爲宮於月曰宮以知月之爲室於月曰夜以知日之爲晝於夜曰明以知日之爲光亦互相備而已幽言其隱而小揚雄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故祭星之所謂之幽宗焉雩主祭旱言之兼祭水而主旱言之者雨以時至亦無患也幽雩皆謂之宗宗尊也祭祀無所不用其尊詩曰靡神不宗無所不用其尊之謂也泰壇泰折不謂之宗者天地之大不嫌於

不尊也四方者四方萬物之神也方有四而位則有八若乾位西方艮位東北坎位正北震位正東皆陽也坤位西南巽位東南離位正南兌位正西皆陰也故有坎有壇而合以四焉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與王制言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同義

延平周氏曰月爲陰而盛於夜故曰夜明於星謂之幽者以對月而言則月爲明而星爲幽也水旱必謂之雩者以祭旱爲主蓋陰中之陽升則爲雨故雩祭所以助達陰中之陽者也四坎壇祭四方豈蜡之祭四方百物之神若先嗇之類則祭於壇若水庸之類則祭於坎歟

馬氏曰四時有生物之功地主於成物此其所以埋少牢以祭之也攘者所以去其所不欲祈者所以求其所欲以意度之攘在於坎祈在於壇雩者吁嗟以求水旱之辭禳

有去之意先王待水旱人力已至而猶有旱乾水溢則
爲雩禱以祭之見人力有不勝於天時者也山林川谷丘
陵民之所取財用也而又能出雲爲風雨而有澤以利於
人見怪物而有威以敬於人皆有不可測之神故皆曰神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
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其餘不變
也

鄭氏曰折弃敗之言也鬼之言歸也五代謂黃帝堯舜禹
湯周之禮樂所存法也七代通數顓頊及嚳也所不變者
則數其所法而以變之則通數所不法爲記者之微意也
少昊氏修黃帝之法後王無所取焉

孔氏曰此一節論人死與萬物不同及五代七代變與不
變之事總包萬物故曰大凡皆受天之賦命而生故皆曰

命萬物無知死皆曰折人爲有識故死曰鬼此之名號從
黃帝正名百物以來至堯舜禹湯及周所不變更也黃帝
以下七代所變易而立者是禘之與郊及宗祖也除此外
其餘社稷山川五祀之等不改變也鄭注知七代通數顓
頊及嚳者以上云禘郊祖宗有顓頊及嚳又易緯及樂緯
有五莖六英是顓頊及嚳之樂故也不變必數所法者以
五代以來不變至周亦不變法而象之數所法五代而已
前七代變易更立至周亦變易法象故所變者通數顓頊
帝嚳所不法象者謂之爲七代也

長樂劉氏曰易稱乾元資始者萬物資於乾元以爲性命
之始也又曰坤元資生者萬物資於坤元以爲形質之生
也是以萬物有不資始于天則無以爲命以非乎其生也
故皆曰命焉萬物有命也有性也有形也有氣也及其死

則折落顛墜斷而不可續故其死皆曰折焉人也者則與萬物異矣不爲情之所遷則其性正矣克盡其性於禮義則其命正矣能正性命則神完矣神完則其存也靜與未生同焉其沒也神與先不異矣故鬼者歸也歸其根復其元未嘗有夫死折之謂也故其民之死無貴賤也皆曰鬼焉非教化之隆其能鬼之於旣哉故曰五代之所變者謂唐虞夏殷周也後世教化不及於五代則有死而與萬物同折者由其變於五代之法乎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蓋受命而至各有所自不得不變也

長樂陳氏曰五代所不變者命與折鬼之名也七代所更立者郊禘祖宗之祭也名生於事之實祭出於人之情黃帝而上事有其實而未必有其名故黃帝正名百物以至堯也舜也夏也殷也周也於其三者之名當同之而不變

此所謂五代所不變也伏犧而上有其情而未備其祭故伏犧佃漁以備其祭至於黃帝也神農也堯也舜也夏也殷也周也於其所祭之人有所更立此謂七代更立者也然名則起於黃帝而近祭則起於伏犧而遠者何也蓋事之實漸文於後世而人之情固隆於上世此名與祭所以遠近之不同耳

嚴陵方氏曰折言其有所毀鬼言其有所歸不變者所命之名也更立者更立所祭之人也名旣當於實故無事乎變人旣異於世故必更立焉名之不變止自堯而下者蓋法成乎堯而已由堯以前其法未成其名容有變也更立不及於黃帝者蓋七代同出於黃帝黃帝垂統於上七代更立於下也其餘不變謂天地日月之類前先祖而後宗者遠近之序此先宗而後祖者親疏之序

馬氏曰人與物命於天則同其所以命則異皆曰命者荀子所謂大同名者是也有始必有終有生必有死人物之始命於無而成形於有皆不同也至於死之名不可以不正是以物之死謂之折人之死謂之鬼物死謂之折則生足以自完而已人謂死為歸則知生為行此荀子所謂大別名也夫名者實之賓大初有元無有無名至黃帝正名百物故人物之名分也

虞書

山陰陸氏曰五代不數堯堯舜一體也故堯典也而謂之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九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墀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為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鄭氏曰建國封諸侯也置都立邑為卿大夫之采地及賜

士有功者之地廟之言貌也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墀書曰三壇同墀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名先人以君明始者所以尊本之意也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享嘗謂四時之祭天子諸侯爲壇墀所禱謂後遷在祧者也既事則反其主於祧鬼亦在祧顧遠之於無事祫乃祭之爾春秋文二年秋大事於大廟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是也魯煬公者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爲鬼而季氏禱之而立其宮則鬼之主在祧明矣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其無祖考者庶士以下鬼其考王考官師鬼其皇考大夫適士鬼其顯考而已大夫

祖考謂別子也凡鬼者薦而不祭王制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適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士庶人府史之屬此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當爲皇考字之誤

孔氏曰此一經明天子以下尊卑既異上祭祖廟多少不同之事既王天下分九州之地建立諸侯之國王畿之內及諸侯國中置此公卿之都立大夫士之邑設廟祧壇墀爲親疎多少之數則下所云是也王立七廟者親廟四始祖一文武不遷合爲七也七廟之外又立壇墀各一近者封土遠親除地示將去然也父廟曰考考成也謂父有成德之美也王考廟者祖廟也王君也祖尊於父故加君名也皇考曾祖也皇大也曾祖轉尊又加大稱顯考高祖也居四廟最上故以高目之祖考廟者始祖也五廟皆月月祭之遠廟謂文武廟也文武廟在應遷之列故云遠廟特

爲功德而留故謂爲祧文武二廟不遷故云有二祧享嘗四時祭祀文武特留故不月祭但四時祭而已去祧爲壇謂高祖之父也若是昭行寄藏武王祧若是穆行寄藏文王祧去壇爲壇者謂高祖之祖也高祖之父初寄在祧不得於祧中受祭故曰去祧有祈禱則出就壇受祭也高祖之祖往在壇而今不得祭故云去壇有祈禱則就壇受祭壇壇有禱焉祭之者在壇壇者不得享嘗有祈禱乃祭之無祈禱則不得祭也去壇曰鬼者若又有從壇遷來壇者則此前在壇者遷入石函爲鬼雖有祈禱亦不得及唯禘祫乃出也諸侯立五廟壇壇與天子同無功德之祖爲二祧也月祭三廟顯考祖考止預四時皆降天子也去祖爲壇去祖謂去太祖也即高祖之父諸侯無功德三祧若高祖之父亦遷即寄太祖而不得於太祖廟受時祭唯有祈

禱則去太祖而往壇受祭也大夫立三廟二壇者異於尹故立二壇而不壇也顯考祖考無廟卑也大夫無主故無所寄藏而高大二祖又無廟若有祈禱則爲壇祭之壇輕於壇今二壇無壇爲重大祖故也去壇爲鬼者謂高祖若遷去於壇則爲鬼不復得祭但薦之太祖壇而已若大夫有太祖之廟者義具王制疏通士謂天子三等諸侯上士悉二廟一壇也皇考無廟曾祖也既無廟有祈禱則爲壇祭之曾祖若遷去於壇則爲鬼不復祭也官師謂諸侯中士下士爲一官之長一廟爲父立之也王考雖無廟在考廟而祭也去王考爲鬼謂曾祖則不得祭又無壇有祈禱則薦於廟也庶士府史之屬庶人平民也賤故無廟死則曰鬼亦得薦之於寢王制云庶人祭於寢是也鄭註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者昭之遷主總合藏武

王祧中穆之遷主總合藏文王祧中故鄭註周禮守祧先
公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鄭必
知然者案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公羊傳云大事
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是毀廟在大廟祫乃陳
之故知不啻以下先公遷主藏於后稷廟也文武二廟既
不毀則文武以下遷主不可越文武上藏於后稷之廟故
知藏於文武廟也此遷主所藏曰祧對例言之若散而通
論凡廟曰祧左傳其敢愛豐氏之祧彼祧遠祖廟也君冠
必以先君之祧處之服註云曾祖廟曰祧是凡廟曰祧也
云享嘗謂四時之祭者秋嘗物之備具故特舉享嘗以明
四時之祭云鬼亦在祧祫乃祭之者謂去墀爲鬼主亦如
壇墠之主藏在祧顧以疏遠唯祫乃祭之引春秋文二年
證毀廟之主祫祭乃及也引魯煬公證鬼主恒在也云唯

天子諸侯有主禘祫者案王制天子諸侯有禘祫故知有
主又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而三大祖即是大夫
之祖考既有祖考明應遷之祖以制幣招其神而藏焉故
云亦鬼其百世雖有百世之鬼不得禘祫無主耳大夫若
無祖考祇得立曾祖及祖父三廟而已則不得鬼百世也
鄭既總舉有祖考之人於前歷說無祖考之人於下庶士
及庶人無廟故鬼其祖與父於寢中薦之官師一廟祖禰
共之曾祖無廟故鬼其皇考於祖廟而薦之適士立祖禰
二廟又立曾祖一壇唯高祖爲鬼故云鬼其顯考就曾祖
之壇而薦之也云大夫祖考謂別子者以上云大夫有祖
考故鄭明之云大夫祖考謂別子也謂於周之世別子爲
卿大夫後世子孫立其廟不毀謂之祖考雖於周之世非
別子爲大夫但立父祖及曾祖三廟無祖考廟者則經中

三廟是也若夏殷之世雖非別子但始爵者及異姓為卿大夫者其後世子孫皆立之為祖考此義已具王制薦輕於祭鬼疏於廟故知鬼薦而不祭也

山陰陸氏曰言天下嘗更衰亂今始有王其建設如此嚴陵方氏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興事造業必有與之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者故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墀而祭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所以尊賢也設廟祧壇墀而祭之所以親親也然親親不可以無殺故為親疏之數焉尊賢不可以無等故為多少之數焉有昭有穆有祖有考所謂親疏之數也以七以五以三以二所謂多少之數也分地者分天子之地建國者建諸侯之國置都者置公卿之都立邑者立大夫之邑分地建國畿外之臣所以嗣也置都立邑畿內之臣所以祿也王立七廟即王制

所謂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是也由王考等而上之以至於祖考雖有尊卑遠近之異然皆有父道故通謂之考特異號而已至於父獨親而近故直以考名之王以業言大祖又父之父也故以大言之其生又謂之大父者以此皇者王之所自出曾祖則祖之所自出也故王考之父曰皇考凡物高則顯故高祖曰顯考祖考大祖也以其為宗廟之始故曰祖考二祧蓋顯考之父祖也享嘗者四時之祭享以春言嘗以秋言於春曰享以見秋嘗之為食於秋曰嘗以見春享之為祀言春祠則以見夏之祔言秋嘗又以見冬之烝周官大宗伯四時之祭通謂之享而此止以春言之者享亦饗也以飲為主而飲以養陽氣春為陽中得享之正故也魯語言嘗禘烝享釋者謂春祭曰享是矣諸侯立五廟即王制所謂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

是矣月祭者三廟蓋視天子之親廟也享嘗者二廟蓋視天子之二祧廟也王制亦謂之大祖者以居廟中最爲大故也然則大祖果有功德矣亦有不遷之理焉凡此皆以降於天子故也於鬼亦言爲者蓋別而言之則有形名之異合而言之制其名是亦爲之而已故始於天子終於庶士庶人則言曰以別之其間諸侯大夫適士官師言爲以合之也大夫立三廟即王制所謂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是矣

馬氏曰分地建國置都立邑雖其地之小大不同要之不出於孝饗而已說者以謂七廟之中祧廟二則爲文武之廟其說非也遠廟爲祧而二祧之廟止於享嘗而已苟文武之廟而祭止享嘗亦非先王所以尊祖宗之意也祧者有去之意說者以爲從兆者則以禮示之而兆者如孟子

所謂爲之兆而有始之意也親盡而服窮祧所以去之以有可毀之理而毀之不可以無其漸故去祧爲壇去壇爲墀二祧廟享嘗乃止則有常禮也至於壇墀無禱乃止則無常禮也去墀爲鬼則與庶人同凡此者皆先王親親之殺也天子之廟其常數止於七而其功德之大則數有加焉至諸侯止五廟而已雖有功德而數不增雖無功德數不減先王之禮如此也王制所謂大祖則無可毀之理此天子諸侯大夫之廟而曰去祖爲壇則祖有可毀之理何也蓋祭法爲無功德者言之王制爲有功德者言之此所以不同

橫渠張氏曰夏殷有虞皆祭親廟而止曰考曰王考曰皇考曰顯考天子諸侯同以其欲異數故天子別立二祧祧必以新遷廟爲之故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而立四廟也蓋夏殷以前大祖亦以世數而遷復於郊禘及之至周則大祖常存當文武時則以后稷爲大祖至後世則以文王爲大祖稷則郊祀以配天二祧則武王必居其一若武王是其德可宗者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傳者言此周法蓋於古唯周有大祖天子七廟謂大祖與二祧四親七也此且以周家爲然凡廟須推始祖以爲大祖又須有一創業之主即所謂祖也又須有一有功業致大平者所謂宗也其下則自高祖至禰爲四親廟也祖宗爲二祧與始祖三廟永不祧也四親廟親盡則祧則祧常存四親廟也雖然如此若後世之君有中興大勳業者亦當爲不祧之主如祖宗也若漢高祖爲創業之主文帝爲大宗武帝爲世宗此二宗者後世祧之猶可若光武復興後世安得不立爲宗也又如東漢旣滅劉先主復立漢

嗣後世安得不以宗事也以此言之則周之文武二祧蓋亦不可爲定數又如四親廟自高至禰皆不可不祭若使一世之中各有兄弟數人代立不可以廟數確定卻有所不祭也雖數人止是當得一世故雖親廟亦不害爲數十廟也殷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上五并遠廟爲祧者二無不遷之大祖廟至周有百世不毀之祖則三昭三穆四爲親廟二爲文武二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故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三故以祖考通謂爲大祖若祫則請於其君并高祖于祫之干祫者不當祫而特祫之也孔註王制爲周制亦粗及之而不詳耳天子諸侯有月祭大夫以下但享嘗大夫祖考無廟疑雖壇祭亦止親盡則下遷若始祖當有廟則當有祭矣大夫二壇有禱乃祭若干祫高祖則於祖考之一壇而已去壇爲墀去

子文
壇爲鬼從廟數以至壇壇皆有等差定數至於鬼只是鬼
饗之者又非孝經所謂鬼饗也此言鬼饗既不在廟與壇
壇之數則并合上世一齊饗之而已非更有位次分別直
共一饗之耳只是懷精神也鬼者只是歸之大虛故共饗
之也既曰鬼饗又分別世數位次則後將有至百世之鬼
也孝經所謂鬼者只以人死謂之鬼猶周禮言天神地示
人鬼是也

長樂陳氏曰祭法言天子至士立廟之制多與禮異其言
壇壇等威之辨理或有之蓋先王之於祖有仁以盡其愛
有義以斷其恩近則月祭遠則享嘗在祧無寢去祧無廟
此以義處仁也去祧爲壇去壇爲壇壇壇之設爲其無廟
而不忍忘焉此以仁行義也蓋禱祈則出其主於壇壇而
祭之既事則復其主於廟而藏之唯禘祫與載之出疆然

後在祭告之列其他不預也大夫之無禘祫禮之節然爾
鄭氏謂大夫士無木主誤也其言凡鬼薦而不祭賈氏申
之謂大夫之鬼薦於太祖壇士之鬼薦之於廟此尤無據
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
故周於三昭三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廟魯於二昭二穆之
外而有魯公之世室觀春秋傳稱襄王致文武胙於齊侯
史記稱顯王致文武胙於秦孝公方是時文武固已遠矣
襄王顯王猶且祀之則其廟不毀可知矣家語左傳稱孔
子在陳聞魯廟火曰其桓僖乎以爲桓僖親盡無大功德
而魯不毀故天災之其言雖涉於怪而理或有焉若然則
魯公之室在所不毀可知矣王舜中劉歆王肅韓退之之
徒皆謂天子祖德宗功之廟不在七世之列特鄭康成以
周禮守祧有八人小記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

爲二祧親廟四而已是不知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尚爲近廟其所以宗之之禮特起於後代也果所以宗之者在七廟內使繼世祖先間有豐功盛德不下文武復在可宗之列則親廟又益殺乎理必不然祭法曰遠廟爲祧則祧者非也天子以五世六世之祖爲祧所謂有二祧是也諸侯以始祖爲祧所謂先君之祧是也鄭氏以祧爲超去之超誤矣旣曰超矣又以文武爲不毀之祧何耶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然武公之於魯徇宣王立庶之非以階魯國攻殺之禍而豐功懿德不著於世自武至閔其廟已在可遷之列矣春秋成公六年二月立武宮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左氏曰季文子以鞏之戰立武宮公羊曰武宮者何武公也立者不宜立也蓋武宮立於成公之時歷襄及昭積世不毀故記史得以大之欲以此

周之文武也

又曰月祭者薦新之祭也月令獻羔開冰

薦鮪羞含桃與夫嘗麥嘗穀嘗麻嘗魚皆先薦寢廟是也周官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所謂五寢者自考廟以至祖考之寢廟也王七廟而其寢乃五者爲其二祧將毀先除其寢所以見孝子孝孫之心不欲遽毀故去有漸也薦新止於寢廟則月祭不及二祧而及祖廟亦明矣享嘗者四時之祭周官大宗伯春祠夏禘秋嘗冬烝及司尊彝所載彝舟尊壘是也有禱焉者求福之祭也周官小宗伯大禘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祇凡王之會同軍旅田役之禱祠肆儀爲位凡天地之大禘類社稷宗廟則爲位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國有大災故皆令禱祠是也天子巡狩出則造乎禰歸則假于祖天子出征亦造乎禰又受命于祖皆有禱焉者也求福之祭非

常祭也亦猶四時之間祀雖毀廟之主皆合食焉則禱之時廟之初毀者亦爲壇墠而祭之可知矣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又以辨廟祧之昭穆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廟則有司除之其祧則守祧黜陟之夫左陽也陽主發生而其德則仁位宗廟於左則有生其親之意且有以致其仁故也辨其昭則一祧二廟是之謂三昭辨其穆則一祧二廟是之謂三穆廟則修除以貴其寢之常新祧則黜陟以示其去之有漸則所謂遠廟者非不毀之廟也夫先王之立廟祧稱情而爲之耳故其廟之數亦視服之輕重傳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諸侯之德薄於天子故其立廟至於服窮而止天子之德厚於諸侯故其立廟至於親屬之竭而止王肅謂二祧一爲高祖之父則五世矣一爲高祖

之祖則六世矣誠能明其言之意而不溺於文武之功德則通矣

石林葉氏曰周官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聘禮言不腆先君之祧言宗廟者亦或謂之宗祧廟與祧常通稱祧先也廟親而祧遠則其非而已而鄭氏以祧爲超超上去之意祧非毀之謂若是祧爲毀則自太祖而降凡無功德者皆當祧何獨此二廟乎

秦溪楊氏曰案祭法與王制不同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則序四親廟二祧太祖以辨昭穆王制諸侯五廟與太祖之廟而五祭法則三親廟月祭高太廟享嘗以見隆殺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祭法但有三親廟而高太無廟有二壇爲請禱之祭而已王制士一廟祭法分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又祭

法有考王考皇考顯考祖考之稱王制無之祭法有壇有
壇或二壇無壇或一壇無壇王制無之大抵王制略而祭
法詳又案三壇同壇之說出於金縢乃因有所禱而爲之
非宗廟之外預爲壇壇以待他日有禱也孝經爲之宗廟
以鬼享之非去壇爲鬼也晉張融謂祭法去祧爲壇去壇
爲壇去壇爲鬼皆衰世之法則所言難以盡信

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
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
社

鄭氏曰羣衆也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
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郊特
牲曰唯爲社事單出里

孔氏曰此一經明天子以下立社之義羣姓謂百官以下

及兆民大社在庫門內之右故小宗伯云右社稷王社在
藉田王所自祭以供粢盛故詩頌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是
也諸侯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在藉田大夫以下爲衆
特置故曰置社註言百家以上不限多少此大夫所主立
社稷則田主是也義已具郊特牲疏

橫渠張氏曰大社王爲羣姓所立必在國外也民各有社
不害爲大社王社王自爲立社必在城內在漢猶有大社
在唐只見一社又曰天子立大社爲羣姓必不但爲城
中之民爲天下也諸侯國社則是一國也郊者祀天之位
社者祭地之位郊外無天神之祀社外無地祇之祀澤中
方丘亦社也故凡言社者即地祇之祭如大社王社又分
而言之大社祭天下之地祇王社祭京師之地祇五祀祭
宮中之地祇

嚴陵方氏曰王曰羣姓諸侯曰百姓者羣則衆矣不止於百姓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以此羣姓之社曰大社則知國社之爲小百姓之社曰國社則知大社之爲天下矣大夫以下成羣則取數備矣故曰置社王氏釋周官封人云王社國中之土示無豫農事故不置稷則知置稷者唯大社與國社而已

馬氏曰社者土神而有生物之功故王諸侯大夫立社皆所以教民美報而有反本復始之意也王謂之王社諸侯有君之道謂之國社謂之侯社至於大夫以下皆非面之臣則謂之置社

慶源輔氏曰社后土也自天子至庶人皆得祭之然非尊者立之則亦不可

長樂陳氏曰有天下之社有一國之社有衆人之社有一

人之社有失國之社大社天下之社也國社一國之社也王社侯社一人之社也喪國之社屋之失國之社也三社之制大社爲大此孟子所謂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也喪國之社天子所以爲戒則又次於王社矣以言安不可以忘危也書曰夏社禮與春秋曰亳社皆以爲戒而已然則諸侯有國社侯社與春秋之亳社亦三社矣天子之社在雉門之右而縣詩曰乃立應門繼之曰乃立冢土冢土社也則諸侯之社亦在門內也天子之牲大牢則諸侯當用少牢若郊特牲曰社事單出里丘乘供粢盛此大夫以下之社也社稷之重於古也如此而孟子曰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夫水旱者天事也人事不勝故天變見於時而社稷土示也豈其罪哉然則謂之變者猶曰以變置諸侯爾

廬陵胡氏曰古者祭地於社猶祀天於郊也故泰誓曰郊祀不修而周公祀于新邑亦先用二牛於郊後用大牢于社也記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地示之位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神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而別無祭祀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矣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

秦溪楊氏曰禮經天子諸侯祭社稷祭其重於天地而社稷其次也胡氏乃合祭地祭社二者而一之何也曰社者五土之神是亦祭地也而有廣狹之不同天子有天下其社曰王社則所祭者天下之地極其地之所至無限界也故以祭社為祭地唯天子可以言之凡胡氏所引皆天子社也但云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此則未然有正

祭有告祭冬至祭天於南郊順陽時因陽位夏至祭地於北郊順陰時因陰位以類求類故求諸天而天神降求諸地而地示出所謂正祭也匠人營國左祖右社以社與祖對尊而親之若因事而告地則祭社亦可矣記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之類是也說者曰類者依郊祀正禮而為之也宜者有事于社求福祐也此所謂告祭也知祭各有義不可以一說拘則知聖人制禮精微之意矣

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鄭氏曰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間司察

小過作譴告者爾司命主督察三命中雷主堂室居處門戶主出入行主道路行作厲主殺罰竈主飲食之事明堂月令春曰其祀戶祭先脾夏曰其祀竈祭先肺中央曰其祀中雷祭先心秋曰其祀門祭先肝冬曰其祀行祭先腎聘禮曰使者出釋幣於行歸釋幣於門士喪禮曰疾病禱於五祀司命與厲其時不著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在旁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或者合而祠之山即厲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爲之謬乎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

孔氏曰此一經明天子以下立七祀五祀之義以其非郊廟社稷大神故鄭云小神以其門戶竈等故知居人間以小神所祈故知司察小過作譴責以告之也司命者宮中小神非天之司命故祭於宮中援神契云命有二科有受

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譴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國門者國城門也國行者行神在國門外之西秦厲謂古帝王無後者此鬼無所依歸好爲民作禍故祀之也此七祀是爲民所立與衆共之其自爲立者王自禱祭不知其當同是一神爲是別更立祀也諸侯減天子戶竈二祀故五祀公厲古諸侯無後者諸侯稱公故其鬼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義與天子同大夫減諸侯司命中雷故三祀族厲者古大夫無後者鬼也曰門曰行者其大夫無民國故不言國門國行也然鄭註曲禮大夫五祀爲夏殷法註王制大夫五祀是有采地者鄭何以知然曲禮文連於大夫五祀故知非周而王制立正廟故是周禮以彼推此大夫三祀則周諸侯之大夫無地者也鄭引聘禮證大夫有門行引

士喪禮證士亦有五祀云司命與厲其時不著者以其餘
五祀月令皆著其時此二祀不著時也今時引漢時也漢
時民家祠司命行神山神祠此三神門戶竈三神在諸神
之旁列位而祭之漢時既然周時必應春祠司命秋祠厲
司命主長養厲主殺害故也漢時民祭有山而無厲故知
山即厲巫祝之人意以厲神是厲山氏之鬼爲之於理謬
也厲山氏有子曰柱世祀厲山之神何得爲厲也引春秋
傳昭七年鄭子產辭證厲山氏有子不爲厲也

長樂陳氏曰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多矣
特祭法以司命泰厲爲七祀而左傳昭二十五年家語五帝篇則以五
祀爲重該修熙黎勾龍之官月令以五祀爲門行戶竈中
雷白虎通劉昭范曄高堂隆之徒以五祀爲門井戶竈中
雷鄭氏釋大宗伯之五祀則用左傳家語之說釋小記之

五祀則用月令之說釋王制之五祀則用祭法之說而荀
卿謂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侍西房則五祀固非四方
之五官侍必百人則五祀固非門戶之類然則所謂五祀
者其名雖同其祭各有所主也七祀之制不見他經鄭氏
以七祀爲周制五祀爲商制然周官雖天子亦止於五祀
儀禮雖士亦備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隆殺之數矣祭法曰
七祀推而下之至於適士二祀庶人一祀非周禮也然禮
所言五祀蓋皆門戶之類所以祀而報之也中雷祀於中
央竈祀於夏井祀於冬戶在內而奇陽也故祀於春門在
外而耦陰也故祀於秋兩漢魏晉之立五祀井皆與焉特
隋唐參用月令祭法之說五祀祭行及李林甫之徒復修
月令冬亦祀井而不祀行然則行神亦特較於始行而已
非先王冬日之常祀也考之於禮五祀之牲羊牲小司徒小祭
祀共羊牲

凡祭五祀於廟有主有尸觀月令臘先祖五祀同時則五祀祭於廟可知也曾子問既殯而祭五祀尸入三飽則五祀有尸可知矣既殯而祭不醑不酢則凡祭五祀固有侑醑與酢矣老婦之祭先儒以為竈配則五祀固有配矣先儒又謂卿以上宗廟有主五祀亦有主矣大夫以下宗廟無主五祀亦如之然大夫之廟未嘗無主五祀有主與否不可考也禮書

橫渠張氏曰五祀戶竈門行中雷而已一畝之宮五者皆具故曰天子至于士皆立五祀之祭天子之立五祀見于經者不一周禮大宗伯司服小子曲禮月令曾子問禮運士之立五祀見於士喪禮祭法

有七祀五祀三祀二祀一祀之法加以司命及厲而諸侯不祭戶竈大夫以下皆不祭中雷殆非推報之義又未嘗參見諸書及廟祧壇墠之法亦與經多不合恐別是一法

非世之達禮社稷者土穀之神后土后稷古司土司穀有功德者故以配之祭社則后土之功可以報矣井不在五祀恐水土之神已屬之社厲無後者也國祭無後者是亦一術也中雷恐是天憲漏明處詩所謂不愧屋漏是也蓋穴居之處亦必有以取明及其宮室當深與處仍有漏明之所爾雅指屋漏於東北隅不必盡爾禮浴於中雷蓋就其明也然則又不可以中庭謂之中雷五祀曰門曰行以報功而言則門行豈大於井反不祭井

嚴陵方氏曰周官以禋燎祀司命者是矣厲即春秋傳所謂鬼有所歸乃不為厲是矣以司人之命祀之求有所延慮其為厲故祀之使有所歸也門行曰國而戶竈不言者以其在內故也大夫而下雖門行亦不言者以其所立者皆非為國故也是以亦不別言自為與為國焉諸侯曰公

厲以有國言之大夫曰族厲以有家言之司命天神故首言之中雷土神也故次言之門在外也故又次於中雷行在道也故又次於國門厲之施毒不特在道而已故又次於國行戶雖在內特用於房戶之門而已故又次於泰厲竈則化飲食以養人非人之養也故以是終焉獨族厲先於門行者以厲之爲鬼在天道則爲卑在人道則爲尊有國者有天道有家者有人道故或先或後以尊卑之辨七者之降殺諸侯則下去戶竈而立五祀大夫非特下去戶竈而已又上去司命中雷而立三祀適士於有家者所尊之族厲又去之而立二祀至於庶士庶人則卑矣故取七祀之最卑者或戶或竈而立一祀焉不使庶士祀戶庶人祀竈而或立之者以其人與祀皆卑不足以辨其隆殺故也大宗伯言以血祭祭社稷五祀則七祀之說非周制可

知曲禮王制止言大夫祭五祀蓋以周制言之上得以等而下而五祀主於家故也

馬氏曰聖足以饗帝孝足以饗親至於七祀之微有所不廢者所謂禮猶體之意也命降於五祀謂之制度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故王立七祀則諸侯立五大夫三士庶人一皆以其制度之所自出也命者所以司其生厲者所以司其過以至於出入起居飲食之際莫不有神以司之凡有形有氣者皆不能逃於此此其所以戶竈門行之間一皆有以祭之也七祀之祭莫不各以其時各以其儀月令所載是也

山陰陸氏曰凡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以是爲正曰戶曰竈則天子有加焉爾大夫於諸侯殺其上曰族厲曰門曰行是也士於大夫殺其上曰門曰

行是也庶人或立戶或立竈取其親者立之而已戶所由也竈所養也戶近而門遠與尊而竈卑大夫有家謂之族厲以此謂之置社亦以此又新說曰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先王於四時祭焉加司命泰厲爲七祀蓋司命者萬物之命繫焉春官司命是也泰厲者萬物之性繫焉春官司中是也萬物受順以生者命也受中以生者性也正則中過則厲故泰厲一名司中司中以正言之也泰厲以反言之也司命泰厲本乎工者也其成象在天故以陽祀祭之自煙始春官所謂以禋燎祠司中司命小宗伯註云非司中司命於南郊是也戶竈門行中雷本乎下者也其成形在地故以陰祀祭之自血始春官所謂以血祭祭五祀是也自司命至竈其序之如此何也蓋中雷處內而此外爲門又其外爲行以司命總之者司命主生尊大之也戶小處

也竈卑處也以泰厲總之者泰厲主殺卑小之也諸侯有君道故立五祀而去天子七祀之下者二大夫有臣道故立三祀而去諸侯五祀之上者二士貶於大夫故去其一庶人則民而已不取於士而取於天子一祀者庶人卑無嫌也王爲羣姓立七祀所謂祀於廟中是也自爲立七祀所謂祭於宮中是也曲禮曰天子祭五祀即春官五祀以司命泰厲天類不與也分禱五祀則大喪之祭於司命泰厲無所禱也禮運月令小子職皆云五祀不及司命泰厲亦以天類異之也此云大夫三祀曲禮王制皆云五祀何也蓋此經言其立曲禮王制言其祭若官師一廟曰考廟此以所立言之也又曰王考無廟而祭之此以所祭言之也若士旣夕禮行禱于五祀則言其禱而已禱與祭異祭與立異固不同也

慶源輔氏曰王爲羣姓立七祀使諸侯至庶人各以差次而祭之自爲立七祀則俱祭之諸侯爲國立五祀使大夫士庶人各以其次祭之自爲立五祀則俱祭之然則諸侯至士庶人雖皆曰立然非自立之也天子立之而後已立之耳前社亦然天子曰泰厲大夫曰族厲異其名者以其無形迹可辨故也司命亦無形迹而不異其名者命則一不容異也

金華應氏曰禮大夫祭五祀儀禮士禱五祀此言大夫三祀適士二祀意者立祀則爲之位不得盡兼祭禱則爲之禮無所不徧

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

鄭氏曰祭適殤者重適也祭適殤於廟之與謂之陰厭王

子公子宗其適殤於其黨之廟大夫以下庶子祭其適殤於宗子之家皆當室之白謂之陽厭凡庶殤不祭

孔氏曰此明天子以下祭殤之差鄭註王子謂王之庶子公子謂諸侯庶子不得爲先王先公立廟無處可祭適殤故祭於黨之廟謂王子公子但爲卿大夫得自立廟與王子公子同者就其廟而祭之適殤其義已具曾子問

嚴陵方氏曰玄孫之子爲來孫必曰來者言其世數雖遠方來而未已也曾玄見小記解殤見檀弓解每言適則庶殤在所不祭矣重本故也然以尊而祭卑故曰下祭且在王而下每殺於廟數之二焉曾子問所謂陰厭陽厭者是矣金華應氏曰祭殤之數尊者所及遠卑者所及近澤有厚薄則禮有隆殺也德厚者流光既上及其祖又下及其殤祭及於五所愛者遠也祭止於適所重正統也不混殺也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
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
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
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
祀以爲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
勤衆事而野死鯀鄫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
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
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
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
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鄭氏曰此所謂大神也春秋傳曰封爲上公祀爲大神厲
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或曰有烈山氏棄后稷名也共工
氏無錄而王謂之霸在太昊炎帝之間著衆謂使民興事

知休作之期也賞賞善也謂禪舜封禹稷等也義終謂既
禪二十八載乃死也野死謂征有苗死於蒼梧也殛死謂
不能成其功也明民謂使之衣服有章也民成謂知五教
之禮也冥契六世之孫也其官玄冥水官也虐菑謂桀紂
也烈業也族猶類也祀典謂祭祀也

孔氏曰前經明禘郊祖宗及社稷等所配之人又論天地
日月星辰山谷丘陵之等此經總明其功有益於民得在
祀典之事法施於民若神農后土帝嚳與堯及黃帝顓頊
與契之屬是也以死勤事舜及鯀冥是也以勞定國禹是
也禦大菑捍大患湯及文武是也厲山氏案帝王世紀云
神農氏起於烈山即炎帝也鄭引烈山氏左傳昭二十九
年文農謂厲山氏後世子孫名柱能殖百穀故國語云神
農之子名柱作農官因名農是也夏末湯大旱七年變置

社稷故廢農祀棄故祀以爲稷者謂農及棄皆祀之以配
稷之神也共工氏鄭註係漢律歷志文案月令不載共工
氏是無錄又案昭十七年左傳郟子稱炎帝以火紀共工
氏以水紀大皞氏以龍紀從下逆陳是在炎帝之前大昊
之後也又以水紀官是無錄而王共工後世之子孫爲后
土之官后君也能治九州五土之神故祀以爲配社之神
帝嚳能紀星辰時候以明著使民休作有期不失時節故
祀之也堯以天下位授舜封禹稷官得其人是能賞均平
也五刑有宅是能刑有法也舜征有苗仍巡守陟方而死
是勤衆事而野死鯀塞水無功被堯殛死于羽山治水九
載亦有微功故得祀之世本云作城郭是亦有功也鄭荅
趙商云鯀非殛死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於朝耳禹能修
父之功故祀之上古雖有百物未有名黃帝爲物作名正

名其體明民謂垂衣裳使貴賤分明得其所也共財謂山
澤不鄣教民取百物以自贍也契爲舜之司徒掌五教湯
放桀於南巢去民之菑謂伐紂自厲山氏以下所得祀者
皆有功烈於民也及夫日月星辰釋上文泰壇泰折等祀
也上有祭地祭天祭四時寒暑水旱此不言者舉日月則
天地可知四時寒暑水旱則日月陰陽之氣故舉日月以
包之非此族謂非厲山以下及日月丘陵等無益於民者
悉不得預於祭祀之典也

長樂劉氏曰法施於民則祀之者民賴其法成身者也伏
義氏作八卦而民賴之以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義神
農氏作耒耜而民賴之以知耕種之益黃帝氏作衣裳而
民賴之以知尊卑上下之分堯舜執遜避之義而民賴之
以知廉讓崇德之美后稷立耕稼之規而民賴之以知粒

食畝畝之法是皆功及萬世而莫敢或違故有天下者祀以爲報所以重民之生也以死勤事者忠於國者弗顧其生義於君者弗惜其死祀之則忠義勸于天下矣以勞定國者夙夜勞瘁弼成王業如伊尹之相湯外師如呂望之鷹揚我武如周公之坐以待旦也能禦大菑者如鴻臚爲裁而后土氏能平五土如懷襄昏墊而夏后氏能滌九源既免民之魚鼈又敷土以播殖也能捍大患者如玃狁猾夏而宣王斥之管蔡亂國而周公征之楊墨亂教而孟子闢之皆俾大患弗克興焉黃帝正名百物者謂垂衣裳而定尊卑之法也爲舟楫而取諸渙也服牛乘馬而取諸隨也重門擊柝而取諸豫也設杵臼而取諸小過也弦弧矢而取諸睽也作宮室而取諸大壯也易棺槨而取諸大過也立書契而取諸夬也皆其正百物之名以興天下之利

而共其財用於無窮者也

長樂陳氏曰凡聖賢之有功烈於民者蓋皆應時而造隨所著見而已其內之所存豈止於此哉堯之道至於無能名而其所以見祀者止於賞均刑法以義終舜之道至於無爲而其所以見祀者止於勤衆事而野死以此推之則功烈者道德之迹迹者祀典之所可載而其爲道非祀典之所可盡也夫法施於民所謂民功曰庸也以死勤事以勞定國所謂事功曰勞也能禦天之菑捍人之大患所謂治功曰力也

嚴陵方氏曰聖王者言其有德又有位也有德而無其位有位而無其德皆不可制祭祀既曰祭又曰祀者蓋祭者祀之事祀者祭之道聖王之制祭祀豈待事其末爲哉故下皆言祀而不言祭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施則所以

陳之也勤故能免乎難定故能止乎一事欲免乎難而已故於事曰勤國欲止乎一而已故於國曰定言以死勤事則不敢偷生以勞定國則不敢自逸蓄在天也可禦而已患在人也故可亢焉有一于此則皆在所祀也故每以祀言之聖王之制祭祀凡以有功烈於民而已故以法施於民爲首有民必有事故以以死勤事繼之民者國之本也事者國之治也故以以勞定國繼之國有民事爲有常蓄患爲有變故以禦大菑捍大患繼之后土則勾龍也平與地平天成之平同后以言其能繼土事也與后稷謂之后同義星辰之運行固有先後自然之序帝嚳則因其序以著之衆使知之而已賞均刑法者賞不均則止於微倖刑不法則及於無辜也鯀鄫鴻水所謂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是也鄫謂蔽塞之也洪範所謂陞洪水是也殛之者以其

九載績用弗成祀之者以其以死勤事黃帝正名百物則不昧於理故曰明民物有其名皆可取而用之故曰共財顓頊能修之則以不廢黃帝之緒故也契爲司徒而民成者司徒掌邦教教所以成民之性而已冥即玄冥也以其爲水官故曰玄冥見月令解湯以寬治民即所謂撫民以寬除其邪虐是也文武之所爲雖異皆以去民之菑而已以紂之暴非人之所能爲也民所取財用者取物之財以爲人之用也功烈也瞻仰也財用也皆以民言之者亦以民爲國之本故也言日月星辰而不言天言山林川谷丘陵而不言地者以天地之功至大祀典所不得而言故也山陰陸氏曰於此言稷言嚳言堯言鯀言禹言黃帝言顓頊言契言冥言湯言文王言武王以著四代禘郊祖宗非專爲私恩也以義終終讀如受終之終言黃帝正名百物

務以明民且共財也蓋古人取材於物非特其利其義亦是也湯言除虐武王言去民之菑菑甚於虐也書曰惟受罪浮於桀亦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若武王之事乃所謂武者也故湯樂謂之濩而已

石林葉氏曰自夏而上蓋世以烈山氏主稷勾龍氏主社而易稷以代烈山氏者自殷以來爲之也故祀后稷爲稷祀勾龍氏爲社至于今守之吾讀禮至此然後知逸書作夏社之意書序云湯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意者湯既黜夏殷人有歸罪於社稷之不能保其國而易之者后稷之功在天下而人所共知故以代柱無嫌而勾龍氏未有昭然如稷可代者則不可以苟易所以遷烈山氏而不遷勾龍氏歟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十

祭義第二十四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祭義者以其記祭祀齋戒薦羞之義也此於別錄屬祭祀

嚴陵方氏曰陳乎外者祭之法存乎中者祭之義君子之於祭豈徒拘法之末爲哉亦以其有義存焉爾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非謂是歟此篇言祭則以義爲主故以是名之若冠昏射燕聘與鄉飲酒皆言義者亦此意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䟽䟽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鄭氏曰忘與不敬違禮莫大焉合於天道因四時之變化

孝子感時念親則以此祭之也春禘夏殷禮也周以禘爲
殷祭更名春祭曰祠非其寒之謂謂悽愴及怵惕皆爲感
時念親也霜露既降脫秋字迎來而樂樂親之將來也送
去而哀哀其享否不可知也小言之則爲一祭之間孝子
不知鬼神之期惟而廣之放其去來於陰陽

孔氏曰此篇總論祭事其事既雜義相附者結爲一節此
節明孝子感時念親四時設祭之意禘陽之盛也嘗陰之
盛也陰陽氣盛孝子感而思念其親故君子制禮合於天
道案王制云春禘夏禘周禮大宗伯春祠夏禘今云春禘
故鄭曰夏殷禮然王制春曰禘此云春禘禘當爲禘於郊
特牲已註故此不言也孝子不知鬼神來去期節故祭初
似若來故樂祭末似去故哀推此一祭而廣論一年放神
之去來似於陰陽二氣陽主生長春夏陽似神之來故祭

有樂秋冬陰似神之去故無樂然周禮四時祭皆有樂殷
則烝嘗之祭亦有樂故邢詩云庸鼓有鐸萬舞有奕下云
顧予烝嘗則殷秋冬亦有樂義具郊特牲疏

延平周氏曰數與疏皆非中也唯中爲可以合之於天道
故禘於春嘗於秋疏數之中也一歲之內天時有四而宗
廟之祭亦有四故舉春以見夏舉秋以見冬殷人有六禘
則小禘爲春祭之名周人一禘而已則祠爲春祭之名履
霜露而有悽愴之心此秋所以有嘗而履雨露有怵惕之
心如將見之此春所以有禘

嚴陵方氏曰數疏言其時煩怠言其事不敬與忘言其心
君子之於祭自外入者因時以舉事因事以生心由中出
者因心以行事因事以從時凡以順中外之理合天人之
道一歸宿於大中而已由是合諸天道春禘而秋嘗也夫

天道之大在陰陽春爲陽中我則禘於春秋爲陰中我則嘗於秋故能時不失乎數䟽事不失乎煩怠心不失乎敬與忘也祭有四時凡以此爾以時對月則時不爲近以時對歲則時不爲遠然朔月有告者以於禮爲小而不嫌於數也三年有祫者以於禮爲大而不嫌於䟽也止言禘則以悽愴之心感於陰之中而適當之故也禘非不送往而哀也然順陽出之義故以陽來爲主而有樂嘗非不迎來而樂也然順陰入之義故以送往爲主而無樂然則四時之祭一祭之間神未嘗不來也亦未嘗不往也人未嘗不樂也亦未嘗不哀也經之所言特各有所主爾亦見郊特牲解馬氏曰先王制祭祀要之不黷不忘而已及其失中則黷之害於誠反有甚於忘故先言數而後言䟽傳說之告高

宗止以黷于祭祀爲戒蓋因時之弊而言之也夫君之言有爲一人而言者有爲天下而言者有爲當年而言者有爲來世而言者其爲天下來世而言者則與夫爲一人當年而言者爲詳矣禘者陽之盛嘗者陰之盛春者陽之中秋者陰之中禮以盛爲備氣以中爲和故於時舉春秋而於祭舉禘嘗

石林葉氏曰思其親而祭之者人情也祭以時而䟽數者天道也本諸人情則秋而霜露降其情傷也故嘗祭春而雨露濡其情思也故禘祭合天道則秋嘗者順乎陰也故無聲春禘者順乎陽也故有樂

毗陵慕容氏曰祭之義敬愛而已敬則慎其獨而不欺愛則存諸中而不忘不敬不愛雖備物盡理誣於祭也數而煩爲無敬也怠而忘爲無愛也愛敬忘於中動而僞爲無

所不至矣先王以敬愛出於誠心非可以僞爲也故因天道之自然而行禘嘗之禮通疏數之宜非出於人爲故能盡祭之義雖天子之孝所以刑於四海者不過此也霜露既降雨露既濡時至氣化悽愴怵惕生於中不知其所以然而然非有所期而爲之也情之感敬愛之深矣凡天地之間莫不麗乎陰陽雖鬼神之幽亦順陰陽以往來聖人明陰陽之理故能知鬼神之情狀可得而饗也夫與陽偕來與陰偕往非特寒暑萬物然也鬼神亦從之禘者陽之盛然其祭主飲以求諸陽故以迎來爲主嘗者陰之盛然其祭主食以求諸陰故以送往爲主爲其迎來而樂也故有樂爲其送往而哀也故無樂此禮以飾情也聖人因春秋以深探陰陽之情而爲二端之報也郊特牲曰春饗孤子秋食耆老而曰其義一也蓋人生自幼而壯爲來自老子秋食耆老而曰其義一也蓋人生自幼而壯爲來自老

而死爲往亦有迎送之義焉故饗與禘同有樂食與嘗同無樂也

延平黃氏曰雨露既濡則萬物感陽以生霜露既降則萬物感陰以死萬物以生之時君子不忍致死於其親且謂其與物而來矣故樂以迎之萬物已死之時君子不敢致生於其親且謂其與物而往矣故哀以送之孝子之祭有送往之哀而不及樂是謂弗仁有迎來之樂而不及哀是謂弗智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於祖宗迎來則樂作情在於樂也送往則樂闕情在於哀也爵之作樂祖考來格周之作樂先祖是聽樂以迎來如此則送往可知矣蓋一陰一陽天道也一哀一樂人之情也君子合諸天道豈他求哉反吾情而已矣此主祭祀而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郊特牲兼

饗食而言故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

樂書

新安朱氏曰春陽氣發來人之魂魄亦動故禘有樂以迎來如楚辭大招中亦有魂來之語秋陽氣退去乃鬼之屈故嘗不用樂以送往

慶源輔氏曰敬則自簡然所謂簡非略也適得其宜耳至於煩則不敬者之所爲也矯其數而失於疏則又將流於怠而至於忘矣不數不疏自有中道唯敬而無失者得之天一歲有四時人一歲有四祭此則不數不疏天理人情之至也君子之於親也終身弗之忘故氣序遷改目有所見則心有所感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豈曰寒將至而後思之哉秋陰中萬物衰憊故君子履霜露而其心悽愴以悲哀春陽中萬物發生故君子履雨露而其心怵惕如將見其親也以一祭言之則始爲來而終爲往以一歲言

之則陽爲來而陰爲往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

鄭氏曰致齊思此五者也散齊七日不御不樂不弔耳見所爲齊者思之熟也所嗜素所欲飲食也春秋傳曰屈到嗜芰

孔氏曰此一節明祭前齊事之日五事先思其麤漸思其精故居處在前樂嗜居後思念其親精意純熟目想之若見其所爲齊之親也楚語云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

河南程氏曰凡祭必致齊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齊者湛然純一方能與鬼神接然能事鬼神已是上一等人

橫渠張氏曰齊須是屏絕思慮至祭之日便可與神明交若如此思之却惹起無窮哀戚如何接神所謂思其居處笑語唯當忌日宜如此

延平周氏曰致齊於內散齊於外者以廟之內外言之也齊所以致一唯致一爲可以有見於祖宗

嚴陵方氏曰齊於內所以慎其心齊於外所以防其物散齊若所謂不飲酒不茹葷之類齊三日則致齊而已必致齊然後見其所爲齊者思之至故也

毗陵慕容氏曰心之官曰思思有所至則無所不達夫不以欲惡哀樂貳其心而致一於其所祭故無形之中視有所見無聲之中聽有所聞皆其思之所能達親之居處笑語志意樂嗜往而不反非有實也夫豈形體之所能交哉思之所至足以通之矣齊之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言思

之至雖親之不可見者如見其存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見與見其參於前見其倚於衡之見同

建安真氏曰自此至終身非辱也一章於人子之事親可謂盡形容之妙矣非誠孝之極安能至此而程氏乃謂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有思非齊也蓋齊與戒異當七日之戒凜然祇懼容有思焉及齊三日則湛然純一無所思矣此齊與戒之分也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者蓋愛慕之極儼乎其若存誠慤之極昭乎其有見此鬼神之常理也其可不敬乎敬則有不敬則無矣故親在而養必以敬親沒而享亦以敬親之存沒有異而孝子之敬則同夫如是則終身非辱其親矣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鄭氏曰周還出戶謂薦設時也無戶者闔戶若食間則有出戶而聽之

孔氏曰此經明祭之日孝子想念其親也入室謂祭之日朝初入廟室陰厭時也僂僂髡髡見也如見親之在神位也出戶謂特牲少牢主婦設豆及佐食設俎之屬是也孝子薦俎酌獻行步周旋或出戶當此時必有悚息肅肅然如聞舉動容止之聲設薦已畢孝子出戶而靜聽僂僂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也案士虞禮云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主人哭出復位祝闔牖戶如食間註云如尸一食九飯之頃彼謂虞祭無孫行爲尸者則吉祭亦當然也毗陵慕容氏曰前言致其深思於未祭之始故此又言祭之日也僂然者以愛之至則存不忘乎心故必有以見乎其位肅然言思之靜則其肅然於無聲之中而有所聞故曰

必有聞乎其容聲周旋出戶者以親之在此不忍遽退故必周旋而後出戶必曰容聲者思至於佩玉之時也出戶而聽僂然者已祭出戶猶疑而聽焉悵親之將往而不得見也心絕志悲而已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者既僂然矣又有聞焉則思不能忘也歎息之聲遠而微矣此其所以爲至也孔子曰祭如在雖孔子之聖不過如此蓋誠之至則無餘事矣

橫渠張氏曰僂然見乎其位悵然聞乎其歎息齊之至則祭之日自然如此

馬氏曰入廟而升於堂則僂然見乎其位薦腥而出戶則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已薦出戶而聽則悵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祭之序也僂然言其貌肅然言其容悵然言其氣

慶源輔氏曰優疑其與曖義近不分明貌肅謂靜而后有聞也既曰必有又曰優然肅然愾然蓋誠之不可揜也所謂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者也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

鄭氏曰存著則謂其思念也

孔氏曰此經覆說孝子祭時念親之事孝子致極愛親之心則若親之存以嗜欲不忘於親故也致其端慤敬親之心則若親之顯著以色不忘於目聲不忘於耳故也如親有在當想見之何得不敬乎

嚴陵方氏曰色不忘乎目常若承顏之際也聲不絕乎耳常若聽命之際也愛言追念之思慤言想見之誠致其愛矣親雖亡而猶存致其慤矣神雖微而猶著孔子曰祭如

在祭神如神在非謂是歟果如在則怠慢之心無自而入安得不敬乎孔子荅子游之問孝言不敬何以別於犬馬故此首言先王之孝而終之以敬焉

延平周氏曰致愛言其仁致慤言其誠存者亡之對著者微之對言致仁則能存其亡致誠則能著其微著與存不忘乎心則先王之所以敬也

馬氏曰內焉心志嗜欲不忘乎心故曰致愛則存存者有在乎內也外焉聲色不絕乎耳目故曰致慤則著著則有見乎外也

山陰陸氏曰食則見堯於羹坐則見堯於牆是之謂著

石林葉氏曰愛存以仁慤著以信主於內而已矣夫安得不敬乎

廬陵胡氏曰存著皆本於誠孟子曰其爲人也多欲雖有

存焉者寡矣中庸云誠則形形則著

毗陵慕容氏曰先王之孝終其身而不忘非特施於祭祀而已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則耳目之所接心之所存常若親之在其側夫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以己之耳目合乎父母之聲色以己之心合乎父母之心志嗜欲則無斯須而不在敬矣愛者惻隱而未見者是也慤者全實而未毀者是也皆根於至性而不可偽為故致愛則雖亡也而存致慤則雖幽也而著以著存常不忘乎心則莫之能貳其為慎獨也至矣

慶源輔氏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乃人之心也先王能存其心故父母之容色自不忘於目父母之聲音自不絕於耳父母之心志嗜欲自不忘乎心此固非勉強矯拂之所能然也亦致吾心之愛與敬而已故曰致

愛則存致慤則著愛則心也故曰存慤則誠也故曰著存雖若存於內著雖若著於外然誠不可以內外言故終之以著存不忘於心著存不忘乎心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安得不敬乎

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鄭氏曰享猶祭也饗也忌日親亡之日忌日者不用舉他事如有時日之禁也祥善也志有所至至於親以此日亡其哀心如喪時

孔氏曰此一節明孝子終身念親不忘之事非謂忌日不善別有禁忌不舉事也以孝子志意有所至極思念親不敢盡其私情而營他事也

橫渠張氏曰或問忌日有薦可乎曰古則無之今有於人情自亦不害古之祭祀一事最是管攝人情如萃聚也渙散也皆言王假有廟當其物之渙散之時欲其萃聚則非祭祀何以能之祭之義追遠反本此理之大者也不如是則幾於禽獸

嚴陵方氏曰生事之以禮所謂敬養也死祭之以禮所謂敬享也然猶未也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故曰思終身弗辱也然則終身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且養也享也或先或後各有時焉失其時則為辱矣或隆或殺各有度焉失其度則為辱矣故敬養於生敬享於死凡以思終身弗辱而已練祥則止於又暮而已忌日則比年有焉故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以於是日志於親而有所至故不敢盡情於他事

延平周氏曰君子無施而不敬者思終身弗辱也

石林葉氏曰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故養也享也弗辱身也止稱君子

講義曰不以生養死享異其心而其敬則同此所以為君子之孝喪不過三年而君子有終身之喪者蓋三年者天下之通制而終身者孝子之誠心彼其思親終身不忘故至忌日志之所至獨在於親而不及於己之私事

慶源輔氏曰一息不敬則絕於理絕於理則辱其親矣故敬養敬享是乃思終身弗辱也況又行險僥倖自投於罟獲陷穽之中乎由此觀之則忌日當以喪禮處之也志有所至謂思念於親必極其至

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盞君獻尸夫人薦

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

鄭氏曰能饗帝能饗親謂祭之能使之饗也帝天也中心鄉之乃能使其祭見饗也色不和曰怍奠盎設盎齊之奠也此時君牽牲將薦毛血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謂繹日也儋尸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勿勿猶勉勉慤愛之貌

孔氏曰此一節明孝子祭祀欲親歆饗之意饗帝為難故聖人能之饗親不易故孝子能之此本為饗親而發欲與饗帝同也孝子歸鄉然後能使神靈歆饗曲禮云容無怍怍謂顏色變即不和之意繹祭故先獻後薦鄭引儋尸至菹醢是有司徹文上大夫儋尸即天子諸侯之繹也齊齊整齊之貌愉愉和悅之貌忠謂忠心也其皆語助

橫渠張氏曰祭祀之饗以此心合天意乃是交神明之道也

延平周氏曰書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蓋鄉之以至誠然後能饗之也君牽牲而夫人具粢角之盛齊君獻尸而夫人薦朝事之豆一陰一陽之美也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者事死如事生也

嚴陵方氏曰自下享上之謂享以幽饗明之謂饗唯其人自下而享上故神則自幽而饗明焉饗與享一也此篇有曰先王有曰君子有曰聖人有曰孝子何也曰先王者以言行之自古也曰君子者以言行之以德也曰聖人者以言有事天之道也曰孝子者以言有事親之行也其實亦互相備而已怍者俯首怍於人故生於人而作於色也孝子之饗親鄉之以心而人道盡矣故臨尸而不怍焉自君

名
卷十一
王侯公
牽牲而下皆言鄉之以心如此故終言欲其饗之也牲必
君牽之者以君能生是物故也尸必君獻之者以君能主
是事故也必能生之然後可殺必爲之主然後用獻君牽
牲而夫人奠盞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者婦人唯酒食是議
故也盞則名其物而酌之者也故曰奠尸則象其德而事
之者也故曰獻豆則制其器而饋之者也故曰薦別而言
之固如此合而言之若夫人薦盞若薦諸皇尸若周獻豆
亦可互言也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者所以備外內之
言也推而上之則公之相天子夫人之相后可知矣然禮
器言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明堂位言卿大夫贊君命
婦贊夫人曰相則知有爲之主者曰從則知有爲之先者
曰贊則知有爲之正者其實一也凡此則祭統所謂夫婦
親之是矣齊齊乎其敬者言敬足以有所飾而無慢心愉

愉乎其忠者言忠足以有所順而無違志勿勿諸其欲其
饗之者言制其怠惰而有所勉翼其神之饗吾誠也
馬氏曰饗帝饗親致其誠而已聖人體其道之盡也蓋德
不足以與之對則亦非饗之之盡也聖人盡天道者也孝
子盡人道者也

山陰陸氏曰唯聖人爲能饗帝格于皇天唯伊尹爲能與
此若伊陟臣扈則於此庶幾焉爾孝子臨尸而不怵以尊
臨卑以老事幼自非真以爲親則宜有忤容君牽牲夫人
奠盞君獻尸夫人薦豆此當朝踐之節鄭氏謂繹祭誤也
凡祭主人獻尸主婦薦豆豈特繹祭而已卿大夫相君命
婦相夫人目相如此主從如彼亦言之法齊宗廟之事愉
朝廷之事

石林葉氏曰聖人具天道其德同乎帝故饗帝帝必有天

也孝子具人道其仁篤於親故饗親親必有祖也推其祖以配天推其親以配上帝亦孝子之事離而言之則異故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志之所鄉然後能饗故聖人推其尊尊之義以向乎天孝子推其親親之仁以向乎親毗陵慕容氏曰聖盡人道也孝盡子道也唯盡人道為能同於天唯盡子道為能順於親所謂饗者非道與之俱莫能盡其至也天人一道也聖人曲盡心知至於知天故能與天為一凡所為凡所行莫不通於天則天其有不饗者乎父子天性也孝至矣則反其性之所本凡所為凡所行莫不合於親非特生安之死亦饗之理無二致也是二者豈竭力從事盡禮備物之所能致惟中心所鄉出於至性則無所不通也書曰面稽天若面天所若而不背所謂鄉也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則其心之所鄉可知也蓋凡

與之同者必鄉鄉之斯饗矣異則違焉莫之饗也

江陵項氏曰以人而交於神非惻怛純至與之俱化者不能達也故曰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仁人之心與天地為一體孝子之心與父母為一人也

講義曰饗帝為難而聖人能之以其誠也饗親亦難而孝子能之亦以其誠也聖人之於天非饗之日然後敬天也其誠心素鄉之矣舉聖人饗帝以見孝子之饗親當如此也勿勿盡心竭力之貌雖然此獨言國君而已何也蓋舉國君則上而天子下而卿大夫士庶人亦莫不然此固天下之通道也

慶源輔氏曰德與天同然後能饗帝心與親一然後能饗親鬼神之神德其誠矣我以誠鄉則彼以誠饗矣祭祀之物牲酒為上故君牽牲敬以致其力也夫人真盡敬以致其

職也君獻尸祭以獻為主也夫人薦豆以副君也君牽之而夫人薦之夫人奠之而君獻之以見夫婦相須以共成其事也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以見在上者盡其道則在下者各致其事以相助也內直之謂敬盡己之謂忠內直則外自濟盡己則事無不順愉者順也多勿者戒止之辭戒止其他而專心一志以鄉乎親而異其饗也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鄭氏曰如不欲生思親之深也如欲色然以時人於色厚假以喻之明發不寐謂夜而至旦也祭之明日謂繹日也言繹之夜不寐也二人謂父母容尸侑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文王祭思親忠敬之甚文王思念死者意欲隨之而死似不復欲生也廟中上不諱下於祖廟稱親之諱如似見親也此文王祭祀之盡忠誠也故思念親之平生嗜欲如真見親所愛在於目前又思念親之所愛之甚如凡人貪欲女色然也唯文王能如此與與是不執定之辭詩乃幽王小雅小宛之篇而云文王詩者記者斷章取義詩人陳文王之德以刺幽王亦得爲文王詩也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者既設繹祭之饗而致於神其夜又從而思之也饗之必樂已至必哀者孝子想神之歡饗故必樂又想及饗已至之後必分離故必哀也案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壬午繹是祭之明日爲繹也案有司徹上大夫儻尸別立一人爲侑以助尸似鄉飲酒禮介之副賓也繹祭與儻尸同故知二人容尸與侑也 王氏曰

欲色如欲見父母之顏色

嚴陵方氏曰事死如事生所謂祭如在也思死如不欲生所謂至痛極也忌日必哀所謂有終身之喪也稱諱如見親所謂聞名心瞿也明發者發夕至明也祭之明日猶且如此而況祭之正日乎於將祭而齊焉則逆思其所以去故曰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者以其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故也饗之必樂則樂致其來已至必哀則哀思其去前經言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正謂是矣

毗陵慕容氏曰此言惟文王然後能盡饗親之義自事死如事生以下皆言至誠之盡非文王孰能之君子所性不知不損死生同之生者人之所欲也以思死者至於不欲生則其至性可知矣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者心有所屬也凡此皆本於心非由外作故曰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

愛如欲色然言非特見其身而已又如見其心之所愛如欲承順其顏色則言思之深益至其精微也如見親之所愛如生事之先意承志也如欲色然如生事之色難也而思之猶如此非文王其孰能之夫人夜寐而晝覺爲不亂其形思不亂其官則與陰俱矣今也不寐至於明發則以思有所至故也明發不寐言未祭也饗而致之言方祭也又從而思之言既祭也自未祭至於既祭思親之誠續而不絕無須臾忘焉其愛敬之心至也歟祭之日樂與哀半孝子之饗親也喜怒哀樂不能自定旣愉愉而樂矣復變而悽愴焉情不能自止也其饗也如見親之在焉故必樂已至矣則念其將往也故必哀饗之必樂申前文饗而致之之義已至必哀申前文又從而思之之義夫時十二而成日月十二而成歲陰陽相推一日之間猶一歲也而

鬼神亦如之故朝與陽俱來夕與陰俱往因其往來而哀樂從之朝踐主享饋孰主食亦禘嘗之義也一日而陰陽分焉故樂與哀半

慶源輔氏曰事死者如事生不以死生之異而貳其誠也思死者如不欲生心與親一而不知夫生爲可羨也忌日必哀痛割如斷也稱諱如見親敬親之名也此古人所以制爲諱之禮也凡此者無所不用其至也盡已之謂忠而祭所以自盡也盡已之誠則其神著矣故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如見親之所愛言如見親之有愛於己如欲色然言己如欲得父母之顏色其義精矣非文王孰能與之明日不必言是繹祭也既祭之日既已饗而致其親之神靈矣祭畢而神去則又從而思慕之故至於祭之明日而明發猶不寐也由是言之則祭之日樂與哀半誠於饗則

必來故必樂已至則必去故必哀

山陰陸氏曰言非獨如見親也雖親之所愛者亦如見焉如欲色然大學所謂如好好色誠之謂也初言祭此言祀初言稱諱如見親此言如見親之所愛言文王之忠誠有加無已講義曰蓋欲色人情之真也其思如此非出於中心之誠者其能之乎古之人無非孝也何獨取於文王百聖一心舉文王則他聖人可知也饗之則樂已至則宜亦樂而哀之何也蓋已至則必去安得而不哀樂以親哀以親然則孝子之於親果何時而忘邪

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親生事之以禮故事之以日喜與懼半所謂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是也死祭之以禮故祭之日樂與哀半所謂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是也已至必哀原其始也哀以送往要其終也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慤慤之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鄭氏曰嘗秋祭也親謂身親執事時也慤與趨趨言少威儀也趨讀如促數之言速也漆漆讀如朋友切切自反猶言自修整也及交及與也容以遠言非所以接親親也容以自反言非孝子所以事親也此皆非與神明交之道也天子諸侯之祭或從血腥始至反饋是進孰也薦俎豆與俎也慤慤思念益深之時也豈一端言不可以一槩也禮各有所當行祭宗廟者賓客濟濟漆漆主人慤而趨趨

孔氏曰此一節記仲尼嘗祭之儀濟濟是容貌自疏遠漆漆謂容貌自反覆而修整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此賓客之事何得神明之與交更覆結云孝子何得濟濟漆漆之有言不得有也初祭尸入於室後出在堂門尸更反入而設饋故云反饋卿士大夫從饋孰始故鄭云天子諸侯或從血腥始言或者不盡然故三獻燭一獻孰是不從血腥始也樂成謂設饌進孰合樂成畢薦俎謂薦其饋食之豆并牲體之俎也進饋之前與神明交貴其誠敬進饋之後人事之盛故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謂助祭之人於此時致其濟濟漆漆賓客之事若孝子自濟濟漆漆賓客之事何得慤慤思念之有乎王氏曰客也遠也容當為客嚴陵方氏曰特言嘗則與月令言嘗犧牲祭法言享嘗乃止同義奉薦而進謂子奉所薦之時物而進之於其親也

慤言奉之之容完實而無文趨趨以數言之之節收攝而不疏濟濟者威儀之齊而遠則優游而不迫漆漆者威儀之飾自反則反覆而不苟濟濟者之遠則異乎趨數者矣漆漆之自反則異乎慤者矣濟濟之容所以爲遠故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之容以自反故曰漆漆者容也自反也蓋容以遠若容以自反則致其飾而於神明之道不及以交故曰夫何神明之及交反饋者旣往薦腥而反饋孰也反饋而後樂成則以周人先求諸陰故也序其禮樂則先後得以不失其倫備其百官則小大得以各共其事故君子於是致其濟濟漆漆也致其濟濟漆漆則非以慤惚與神明交矣故曰夫何慤惚之有乎慤焉若無惚焉若有神人之道幽明之際以誠心交之其狀如此

馬氏曰威儀飾而後可以濟濟故濟濟者威儀旣飾之稱

漆可用以飾物故漆漆者飾其威儀之謂飾其威儀所以自修也故曰漆漆者容也反也威儀旣飾所以遠於物故曰漆漆者容也遠也

延平周氏曰濟濟之容遠也而漆漆之容自反也遠而自反非主祭者之容特其助祭者之容耳故孔子之言祭則濟濟漆漆而親奉祭則慤而趨趨者蓋言之各有所當也石林葉氏曰交神明者非同於所安故奉薦之時不可以修容也故其進也慤其行也趨數及奉薦旣事而禮樂有序百官旣備可以修容矣故濟濟者自遠也非進而慤也漆漆者自反也非行而趨數也

慶源輔氏曰慤謂誠實篤於誠者略於儀易曰有孚盈缶趨數唯恐不及不暇爲容也漆漆濟濟皆容儀然濟濟有自辨之意漆漆有自固之義故有遠與自反之別未反饋

樂未成主人自盡其誠敬與神明交故其意慤其行趨趨以數此易所謂盛而不薦荀子所謂大廟未入尸之次也至反饋樂成則禮數繁縟各致其儀故助祭之人濟濟漆漆然也此段與子游誤認速朽速貧之義同然子貢能質於聖人不徒執其言此所以爲善學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此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宮室既修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慌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

鄭氏曰此時猶先時也虛中言不兼念餘事也既修既設謂掃除及黜陟百官助主人進之也諭其志意謂使祝祝饗及脩尸也或猶有也言想其彷彿來

孔氏曰自此至成人之道廣明孝子祭祀之義虛中以治之言心中唯思此祭而已案廣雅洞洞屬屬敬也恭敬心甚如舉物之弗勝心所奉持如以將失於物此孝子心敬之至極也則薦其俎於是使祝官啓告鬼神曉諭鬼神以志意其思念情深慌惚似神明交接庶望神明或來歆饗是孝子之志意也

嚴陵方氏曰若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十日遂戒此慮事之所以豫也若天之所生地之所產苟可薦者莫不咸在此具物之所以備也豫則無不及之時備則無不足之用此事與物之辨也具之然後備也此時與學記言比年同義齊者心不苟慮必依於道凡以致其虛而已中其可以不虛乎修則所以葺其舊設則所以飾其新曰修曰設互相

備百物既備則凡祭所用之物無所不備矣致齊三日之謂齊散齊七日之謂戒沐浴則澡雪其髮膚焉盛服吉服也洞洞則禮器所謂洞洞乎其敬也屬屬則禮器所謂屬屬乎其忠也如弗勝如弗勝是祭事也如將失之如將失其親而弗獲見凡此非孝敬之至者疇克如是故曰其孝敬之心至也與祝以孝告而諭人之志意於神嘏以意告而諭神之志意於人神人之際既相諭矣故放其恍惚有無之間人可以與神交於幽神可以與人交於明也如是而祭庶幾乎神或饗之也然則孝子之志豈他求哉如斯而已故曰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庶者幸而不必之辭或者疑而不定之辭郊特牲言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正謂是也

毗陵慕容氏曰祭事不一周官所謂牲事玉幣爵之事

禮之事宰夫凡禮事莫非事也其事衆則其節煩非先有所慮蚤正而素定之則散亂顛倒踰節失序非所以嚴祭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況祭者孝子所自盡也此時具物者蓋物以時而生成非其時物不可以具或當先祭期而具焉若養犧牲共蕭茅庀財用水草之實陸產之品陰陽之物莫不因時而具所謂此時具物也事既先慮矣物既先備矣又當虛其中以治之不以外物貳其心焉所謂虛中也然事不先備則亦莫能以虛其中矣蓋實則礙虛則通實則蔽虛則明非至於此則不能以交神明也先王所與事其鬼神者非特使之駿奔走奉職執事而已各欲盡其中心恍惚之誠以交於亡形荒絕之中如是而後爲至古者能事神然後爲祝神降之然後爲巫巫祝尚欲與神明交況與祭者哉清廟之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

言助祭者率成王於穆之德而行之莫不肅雍而又至於
顯相其祀事則其能交神明可知矣然謂之孝子之志者
蓋非其所躬行以所望於助祭者其志如此也
慶源輔氏曰事不可以不豫慮物不可以不先備及祭則
虛中以治之耳一有不豫一有不備則有以動吾之心虧
吾之誠非與神明交之道也洞洞屬屬其虛中之象乎宮
室既修以下皆所謂豫也洞洞乎言其內之直而無蔽也
屬屬乎言其誠之弗息也誠敬如此故自然如弗勝其祭
事如將失其親意也孝敬之心至則誠矣恍惚謂若有若
無無方無體所謂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之時也此其精
誠之極故可以與神明交重言庶或饗之者蓋言孝子之
心志切至如此也前言孝敬之心至耳薦其薦俎而下此
又言孝子之志也志謂其所欲也故曰以其恍惚以與神

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也

延平周氏曰洞洞言其幽深屬屬言其聯續備其百官者
言助祭之百官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
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

鄭氏曰言當盡已而已如居父母前將受命而使之

孔氏曰盡慤謂心盡其慤也而慤焉謂外亦慤焉其信與
敬皆處內內有其心外著於貌禮包衆事非一可極云不
過失則是禮也孝子祭時進之與退必恒恭敬如似親聽
父母之命而父母或使之也

嚴陵方氏曰盡其慤所謂慤善不違身也盡其信所謂致
其誠信也盡其敬所謂與其忠敬也盡其禮謂祭之以禮
也不過則當其辜不失則得其道

石林葉氏曰慤者信之始信者慤之著敬者禮之質禮者敬之文四者於祭祀無不盡而獨於禮不敢過失者明其誠謹與物爲稱也

毗陵慕容氏曰孝子之祭心至而貌亦至焉夫內有其心而未克其貌外飾其貌而未旣其心皆非所以爲至焉故必盡其心而著於貌然後可以通於神明慤者性之至真全實而未毀者是也信所謂有諸已而不欺者是也敬者所以直內是也慤然後信信然後敬言所以奉祭者由本而漸達焉故也三者皆本於心而形於貌至於禮則見於薦獻動容之間者皆是也

講義曰欲親之饗不在乎他唯在乎盡吾中心之誠耳盡吾心之慤則凡見於事者無不慤也盡吾心之信則凡見於事者無不信也盡吾心之敬則凡見於事者無不敬也

盡吾心之禮則凡見於事者舉無過失也慤信敬禮雖若不同一於誠而已

慶源輔氏曰孝子之祭所以自盡其誠敬也慤與前所謂仲尼親也慤之慤同慤與信皆誠也慤以其固言之信以其實言之禮見於進退容止器用牲幣之間貴在於中節故以不過失言之孝子自盡如此則其進退必敬如親聽命豈勉強項刻之間哉其必有由也故曰則或使之也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十一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詘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教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

鄭氏曰詘充詘形容喜貌也進之謂進血腥也愉顏色和貌也薦之謂進孰也欲婉順貌齊謂齊莊固猶質陋也而忘本而衍字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孝子之祭觀其貌而知其心孝子之祭可知也以下諸事是也其立之也言孝子尸前而立也已徹謂祭畢已徹饌食

黃氏曰敬以欲者欲其親之歆饗之也欲異見其親之容

顏也故下文云薦而不欲不愛也乃爲人子孝恭追慕之心見于形貌之謂也

嚴陵方氏曰孝子之祭可知者言觀其祭可以知其心也其立之者言方待事而立也其進之者言既從事而進也其薦之者言奉其物而薦也退而立者言其進而後退也已徹而退者言既薦而後徹也蓋退而立則少退而已已徹而退則於是乎退焉訕則身之屈也愉則色之愉也欲則心之欲也退而止如將受命則順聽而無所忽焉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則慎終如始矣

毗陵慕容氏曰君子以所性爲本故能達而爲容貌猶之本也本固而末茂敬齊之色不絕於面有本者如是今無焉是忘其本也心勿忘則有本本存則有其容矣此表裏之符也凡此者雖皆祭祀之容無非本於德德者得於身

也觀其容如此則知非有得於身也故曰如是而祭失之矣由前而祭則可知以循其本故也由後而祭則失之以喪其本故也君子務本所謂本者孝而已故其言必本於孝子

馬氏曰以其莫爲者先定於內則或使於外者當可知矣自孝子之祭可知也至不絕於面此所謂進退必敬也進也薦也退立也徹也皆進退之節也敬以訕敬以愉敬以欲其徹有敬齊之色皆敬之出乎信慤者也

慶源輔氏曰可知也猶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之意必如是然後盡孝子之心合祭祀之禮此即所謂進退必敬如親聽命也立以身言故曰訕進以貌言故曰愉薦以心言故曰欲退而立如將受命誠敬屬屬乎進退之間也已徹而退有敬齊之色誠敬屬屬乎終始之際也色非可

以偽爲也

講義曰祭以敬爲主由敬心發於中故見於顏色者自然如此也彊悲者雖哭不哀彊歡者雖笑不和非敬心之發雖勉彊不能也故立則不詘進則不愉薦則不欲退立而不如受命已徹而退則無敬齊之色其失如此由其心之不敬也以敬則如彼一不敬則如此孰謂見於顏色者可以勉強爲哉

山陰陸氏曰立而不詘以其恃親是故謂之固進而不愉以其憚親是故謂之䟽薦而不欲若不得已而後薦也不愛莫大於是退立而不如受命教也始立如此是固也非教也凡祭以齊爲本方祭嫌於不愉祭已嫌於不齊已徹而忘之是謂忘本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

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鄭氏曰和氣謂立而詘成人旣冠者然則孝子不失其孺子之心也

孔氏曰言孝子對神容貌敬慎如執持玉之大寶如奉盈滿之物嚴威謂嚴肅威重四者非事親之貌事親當和順卑柔也

嚴陵方氏曰愛者心也心動則氣隨之氣形則色隨之色見則容隨之故言之序如此和也愉也婉也皆生於愛之深者也嚴則貌有所儼威則外爲可畏恪則內爲有辨如弗勝如將失之則事親之道也嚴威儼恪則成人之道也夫爲人子者髮必髤髦衣必青純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財不私有也言不稱老也貴爲世子而

齒讓必行於學尊爲大夫而車馬不敢受於朝凡以成人之道非所以事親而已

東萊呂氏曰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愉色婉容從容不迫而誠意篤至

毗陵慕容氏曰此言孝子之事親根於至性由中而漸達於外也君子所性本於仁仁人心也首善莫如仁則仁者心之端善之首則孝子之所本本於深愛而已深愛則仁之心和則仁之氣愉則仁之色婉則仁之容故曰仁人之事親

山陰陸氏曰和氣愉色婉容皆愛根於心其發見於外如此如執玉奉盈如弗勝言敬故曰愛敬盡於事親延平周氏曰如執玉言其恭如奉盈言其慎與夫如弗勝之類者非特孝子事親而已蓋成人之道所當然也

講義曰愛親之心深動於其心則發於氣也必和氣和而色愉色愉而容婉表裏之符不期而然曰必有者以其自然而非勉強也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爲也爲其近於道也貴貴謂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

鄭氏曰言治國有家道

孔氏曰自此至國家也一節論貴德及孝弟之事

石林葉氏曰道無不在而德者道之所形故貴有德以其近道君爲天下貴而爵所自出故貴貴以其近君老非已親而事親欲其壽老故貴老爲其近親長非已兄而推其所尊則無犯上故敬長爲其近兄幼非已子而推其愛以

及其所不愛故慈幼爲其近子自老而上皆曰貴者以其達尊也故孟子曰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推其尊於鄉黨故敬長同於貴老推其尊於長民故慈幼同於貴德

毗陵慕容氏曰先王所以治天下者在順乎民所以順民者在因其性不能因其性民不可得而順也不能順乎民天下不可得而定也五者民性之所有人道之所先自上古以來未有能外此者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尊無二上繼天而爲之子位莫貴焉者君也道者所由而行君者所恃而治孰有大於斯五者凡有德者能得道者也凡有爵而貴者佐君而理者也有德者有天爵貴者有人爵天爵謂之良貴人爵謂之達尊二者皆可貴也故曰貴有德貴貴爲其近而貴焉則所貴者廣矣親生我者也兄先我者

也子承我者也人之所以爲人盡於此三者於親致其孝於兄竭其敬於子盡其慈人道備矣貴老則凡在己上者欲其同於親所以廣孝也敬長則凡在己右者欲其同於兄所以廣敬也慈幼則凡在己下者欲其同於子所以廣愛也先王推其所爲至於如此則天下之大莫能外焉宜其可以運諸掌孔子師文王敬周公則貴有德者也畏大人事公卿則貴貴者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於斯五者可謂盡其道焉使其不窮於末世其於定天下何有

嚴陵方氏曰先王治天下豈特五者而已哉然不過五者而已先言治天下後言定天下者治之然後定故也德未足以盡道也近於道而已凡列於爵者皆謂之貴貴不必皆君也貴在外者也先德而後貴以內外爲之序也貴必

在上者也老有在下者也先貴而後老以上下爲之序也先老而後長先長而後幼則以尊卑小大爲之序也貴有位而已老有年而已不必皆有德則長也幼也又可知矣故於德特言有焉於長曰敬於幼曰慈者蓋敬存乎禮慈存乎仁而已至於貴則不止於是也

延平周氏曰道出而爲德由德以入道道則聖也德則賢也故曰貴有德爲其近於道也貴有德之與貴貴二者不可偏廢也然貴有時而屈於德故貴有德所以先之也延平黃氏曰人性之善充之足以保四海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先王引而充之慮其不充而害其本也故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

慶源輔氏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所謂定天下

也君臣父子兄弟人倫之大者而道又人倫之總也故先曰貴有德先王之治天下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刑名法數有不與焉然其所謂道者亦豈清虛寂滅之謂乎

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孝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

鄭氏曰天子有所父事諸侯有所兄事謂若三老五更也天子養諸侯興故曰霸

孔氏曰以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故雖天子之尊必有事之如父者謂養三老也教民禮順莫善於弟故雖諸侯之貴必有事之如兄者謂養五更也因人心之孝弟即以孝弟教人是因而不改案天子諸侯俱有養老之禮皆事三老五更故文王世子註云三老如賓五更如介但天子尊

故父事屬之諸侯卑故兄事屬之

嚴陵方氏曰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則霸非無仁也特未若王之仁爲至爾夫孝仁也弟亦仁也孝足以盡事親之道故近乎王弟止於從兄而已故近乎霸孝經言雖天子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則天子未嘗無兄矣又以保其社稷和其民人爲諸侯之孝則諸侯未嘗無父矣此止於天子言父於諸侯言兄者以弟不足以盡天子之德而諸侯未足以盡孝之道故也先王之教因而弗改者因其良知良能而教之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故先王因而弗改則教之以孝焉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先王因而弗改則教之以弟焉先王有孝弟之教如此則上足以承父兄下足以令臣庶而刑于四海矣故曰所以領天下國家也

石林葉氏曰孝以事親父則親之也親之斯愛之矣故至孝近乎王以王道主乎仁也弟以從兄兄則尊之也尊之斯畏之矣故至弟近乎霸以霸假乎義也王有天下因言其孝則曰天子必有父霸有一國因言其弟則曰諸侯必有兄近王霸者至孝弟者也通神明者孝弟之至者也先王領天下國家有所因者本於此而已矣

毗陵慕容氏曰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又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則孝所以爲仁弟所以爲義王者之事以仁爲心霸者之事以義爲行仁主愛愛則親親則不敢
故曰必有父義主敬敬主遜遜則不敢處其先故曰必有兄推是心也而推於其所爲其於王霸也何有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孝弟本仁義而始之也王霸拒仁義而行之也至孝可以王而王者之道不止於親

親故曰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而霸者之事不止於敬長故曰近乎霸王與霸本仁義而爲之仁與義本乎孝弟而達之先王之教所因者本故曰因而弗改

講義曰自昔有天下國家者未嘗不以孝弟之道爲先堯舜者不過此爾況王與霸乎以天子諸侯而有尊有先則天下之有父兄者宜如何哉蓋二者非勉彊難行之事特人性之自然者爾先王之教非有他術因人性之自然而無所改易所以領天下國家而人從之用此道爾以至孝爲近乎王至弟爲近乎霸天子必有父諸侯必有兄非以其有優劣也互見云爾

慶源輔氏曰孝弟順德也別而言之則孝生於仁弟生於義仁可以包義義未足以盡仁故有近王近霸之說焉至孝近乎王故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故雖諸侯必有

兄此又推言其隆殺之義耳非謂天子之無兄諸侯之無父也先王之教因其可貴而貴焉因其可敬而敬焉因其可慈而慈焉使天下之人觀感以自遂其良知良能焉則天下國家雖大可得而領之矣領猶衣之領提其領則衣無不順也教非彊其所無因其有以導之耳言天下國家關上天子諸侯也

江陵項氏曰禮記之文多若此類雖似可疑然皆士之遺言先儒口以相授其中多古之義訓不可忽也此章亦當以古訓解之古人謂事親爲仁敬長爲義王者以仁覆天下故至孝者近之君之道主於仁也霸者以義尊王室故至弟者近之臣之道主於敬也不曰君臣而曰王霸者極其至者而言之也王者君位之極霸者臣位之極也古之所謂霸者即伯字也諸侯之長也自孟子荀子推明王霸

之辨而後學者以霸爲羞故此章遂不可通殊不知孟荀所闢謂春秋時五霸耳由威文以前堯舜之四岳夏殷之二伯文武時周召爲二伯成王時大公爲侯伯康王時召公畢公爲二伯是亦可羞乎學者考古不精多據後說以破前言不可不謹也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鄭氏曰親長父兄也睦和厚也尊長出教令者

孔氏曰此一節明愛敬之道自此以下皆展轉相因廣明其事蓋記者雜錄以事類相接爲次非本相因之辭也人君欲立愛於天下從親爲始言先愛親也已愛親則人亦愛親是教民睦也欲立敬於天下從長爲始言先自敬長

已能敬長民亦敬長是教民順也睦則恩慈故云慈睦民既慈睦則貴所有之親民心和順不有悖逆故貴用在上之教命

延平周氏曰仁始於愛親而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故曰自親始義始於敬長而敬其長以及人之長故曰自長始教以慈睦則知教以敬順教以敬長則知教以慈幼

馬氏曰與伊訓所謂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孝經所謂愛敬盡於事親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固皆天子之事也愛所以爲仁敬所以爲義事親者仁之實故立愛自親始從兄者義之實故立敬自長始

石林葉氏曰君子無不愛也自親而推之則有殺故以愛親爲始君子無不敬也自長而推之則有等故以敬長爲始始乎親而達其教於天下凡有親者莫不敦愛而相顧

也故曰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始乎親長而達其教於天下凡有上者莫不用命而相尊也故曰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親親長長君子所自立而效至於天下平故曰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嚴陵方氏曰愛敬之性存乎天愛敬之教存乎人存乎天者人皆有之然或至於忘其愛敬非天之降材爾殊也亦由戕賊其美質顛仆其善本而已則存乎人者其可廢乎故每以立言之也相親之謂睦不悖之謂順堯典曰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則睦固出於愛親矣孝經曰以敬事長則順則順固出於敬長矣能慈睦則相親而不離能敬順則從命而無逆孝以事親則知所謂順以聽命者敬以事親也順以聽命則知所謂孝以事親者睦以相親也其言互拒備而已錯諸天下無所不行者則以人心所同故也孟

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其言正與此合

毗陵慕容氏曰愛敬之道非可家至戶曉所因者本則從之也輕聽且速矣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不學之良能不慮之良知人皆有之所謂本也聖人能自我達之天下使四海之內合敬同愛所謂立也

慶源輔氏曰貴猶崇尚也錯與推而放之四海而準之意同

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

鄭氏曰祭者吉禮不欲間見凶人

孔氏曰此一節論郊祀之禮以是吉禮大事故喪與凶服皆辟之

嚴陵方氏曰古禮莫重於祭祭禮莫失於郊故不敢以凶

事千古禮焉然非敬之至又安能如是
山陰陸氏曰天神言辟之以爲敬人鬼言親之以爲敬亦
相備也

慶源輔氏曰人君郊天而人君之有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
敢入國門祭廟而卿大夫序從執事進退必虔非人君誠
敬之至安能如是哉然則在我者雖敬而在人者弗肅猶
非敬之至也

祭之日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
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割取腓臂乃退燭祭祭腥而退敬
之至也

鄭氏曰祭謂祭宗廟也穆子姓也荅對也序以次第從也
序或爲豫麗猶繫也毛牛尚耳以耳毛爲上也腓臂血與
腸間脂也燭祭祭腥祭燭肉腥肉也湯肉曰燭

孔氏曰此一節明祭廟牽牲致敬君牽牲時子姓對君共
牽牲卿大夫佐幣士奉芻依次從君也牲以紉繫著中庭
碑將殺牲卿大夫袒取毛牛薦之耳主聽故以耳毛欲使
神聽之用鸞刀割牲體又取血及腸間脂血以供薦而
臂以供炙肝及藝蕭也乃退謂殺牲竟而取卿大夫所割
血毛腓臂薦之竟而退也祭有三節此一節竟故退薦腓
臂之後以俎載燭肉腥肉而以祭祭卒而退是恭敬之至
極也知穆是子姓者父昭子穆姓生也子孫是昭穆所生
直言穆者文不備案說文云腓血祭臂是牛腸間脂也此
腥肉即禮運腥其俎也燭肉即禮運孰其殽也此先云燭
便文耳非先後之次云湯肉爲燭者以鬼神異於生雖曰
孰殽但湯肉而已若其他小祀則煮肉令孰故郊特牲云
一獻孰是燭與孰又別也

延平周氏曰以吾之尊而牽牲以子姓之親而荅君可謂敬之至也

嚴陵方氏曰祭之日謂祭宗廟之日也父為昭子為穆故曰穆必以穆言之者以有事於宗廟故也荅君者對君而牽牲也荅君必以穆者以示父子合敬而致其力也卿大夫從君而在穆後故曰序從言不失先後之序也袒則示其用力之勞也毛牛則告全故也尚耳則欲神之聽之雜記周官謂之頤者正此之意郊特牲言肉袒親割此則言卿大夫者蓋卿大夫相君故也鸞刀以割者取聲和而後斷也取腓骨將以染蕭而燂之也爛則向乎孰矣腥則全乎生而已夫祭之日內之父子外之君臣周旋反覆從事至於如此故曰敬之至也

山陰陸氏曰凡在子列皆穆也春秋傳曰此非子也其稱

子何臣子一例也假令閔公牽牲僖公在列即穆矣言鸞刀以割取腓骨蒙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則鸞刀以割卿大夫也君牽牲卿大夫序從蓋從早矣至鸞刀以割取腓骨爛祭祭腥然後退所謂敬之至也郊特牲曰取腓骨燂燎升首報陽也與此取腓骨不同彼羊也此牛也知然者以羊人云祭祀割牲登其首知之也祭義曰燂燎羶薌見以蕭光正言羶蓋以此鄭氏謂割牲進其孰體然則割言牲割言孰割臣之事割君之事爛祭祭腥而退不言祭爛爛不足言也祭腥在下亦以此故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自饋孰而後雖敬非其至也易曰觀盥而不薦則誠不在灌獻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則誠不在朝踐夫言豈一端也顧所主意如何爾

石林葉氏曰牽牲而入廟門麗于碑所謂納牲詔于庭也

毛牛尚耳者所謂升首於室也剝取腓骨以合羶鄉所謂

臭陽達于牆屋也祭燭腥而退所謂至敬而不享味也

賈氏曰宮必有碑案士昏禮聘禮云三揖鄭註皆云入門將曲揖既北面揖當碑揖則大夫士廟內皆有碑鄉飲酒鄉射言三揖則庠序之內亦有碑據祭義則諸侯廟內有碑明矣但生人寢內不見有碑兩君相朝燕在寢豈不三揖乎明亦當有碑矣碑所以識日景觀碑景邪正以知日之早晚也宮廟之碑用石爲之葬碑取縣繩緯暫時之間往來運載當用木而已

儀禮疏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鄭氏曰主日者以其光明天之神可見者莫著焉闇昏時也陽讀爲白雨曰暘之暘謂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夏后

氏大事以昏殷人大事以日中周人大事以日出示謂此郊祭也以朝及闇謂終日有事

子曰自此至天下之和論郊祭及日月之義此經止明郊祭之禮郊之祭者謂夏正郊天於此郊時大報天之衆神天無形體懸象著明不過於日月故以日爲百神之主配之以月自日以下皆祭特言月者但月爲重以對日耳蓋天地獨爲壇其日月及天神等共爲一壇故日得爲衆神之主也檀弓云大事非止是喪示兼諸祭周人尚文祭百神禮多故以朝及闇彼季氏大夫之家禮儀應少示以朝及闇故夫子譏之

長樂劉氏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者天之爲德至廣至大不可得而見之也其可見者日與月爾故尊之以次于天以爲三辰之主而以月配焉

嚴陵方氏曰郊雖以報天然天則尊而無爲可祀之以其道不可主之以其事故止以日爲之主焉猶之王燕飲則主之以大夫王嫁女則主之以諸侯而已有其祀必有其配故主以日而又配以月也猶之祭社則配以句龍祭稷則配以周棄焉春秋傳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蓋謂是矣闇者日既沒而黑夏后氏尚黑故祭其闇陽者日方中而白殷人尚白故祭其陽朝者日初出而赤周人尚赤故祭以朝及闇焉言闇則知陽之爲明言陽則知闇之爲陰言朝則知闇之爲夕以朝及闇則有陰有陽陰陽雜而成文又以見其尚文歟祭日謂祭之日也必於周言日者以一日之間以朝及闇故也先儒謂終日有事是矣

清江劉氏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此言周人尚赤大事用日出先日欲出之初猶逮及闇則可行祭事矣稍後則晝

晝則與殷人日中相亂故季氏祭仲由爲宰晏朝而退仲尼謂之知禮也若曰周人之祭自朝及暮則孔子無爲多仲由仲由爲不知禮

馬氏曰周官掌次職云祀五常則張大次小次註云大次始往所止居小次既接祭退佚之所是與諸臣代有事也唯其與諸臣代有事故雖以朝及闇而不繼之以倦也

山陰陸氏曰以朝及闇終此一日正言祭日以此且言及闇則非不得已也著無有司跛倚之事

闇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

鄭氏曰幽明者謂日照晝月照夜端正也巡讀如公漢之
公謂更相從道

孔氏曰此經皆據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祭日於壇謂春分
也祭月於坎謂秋分也月爲幽日爲明日在壇月在坎是
殊別幽明制定上下也日爲陽在外月爲陰在內今祭日
於東用朔旦之時是爲外祭月於西用鄉夕之時是爲內
是以別外內以正其位也陰謂夜陽謂晝夏則陽長而陰
短冬則陽短而陰長是陰陽長短也月之與日同行黃道
其晦朔之日月與日同處自朔之後月與日先後而行至
月終日還與月同處是終始相巡也陰陽和會是致天下
之和也

橫渠張氏曰朝日夕月皆朝夕天非朝夕日月天體至大
難以出入而求日出於東月生於西如君之出視朝夕故
天子於此時朝夕所以訓民之事君

長樂劉氏曰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者
此謂春分朝日于東郊秋分夕月於西郊也春朝而後日
向長夜向短則晝夜差而幽明別矣秋夕而後陽消而下
陰長而上則寒暑分而上下制矣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
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
巡以致天下之和者此謂冬至大報天於圜丘而主日也
位日於壇東以象其所出位月於壇西以象其所生東爲
主故曰內西爲賓故曰外日南至矣由此而行北陸陽從
之以長陰從之以消矣晝由之以脩夜由之以短矣長則
進於地上消則入於地中二氣之進退乃繫乎日月之行
也則其位不得不端焉雖然天運左旋日月右轉天運之
周二十有八轉而強月乃一周于天月十有二周于天而

日乃一周于天其行同軌而與月會于其次則謂之合朔
十有二朔而歲功成焉故朔也者月周天之終而日合月
之始也日月以敘會合于上則陰陽以敘消長于下而四
時由之和焉萬物由之生焉蓋凡陽氣則主于日陰氣則
主于月天為積陽之長此則郊而主日以致天下之和
嚴陵方氏曰壇之形則圜而無所虧以象日之無所虧而
盈也坎之形則虛而有所受以象月之有所受而明也且
封土為壇其形高而顯鑿土為坎其形深而隱一顯一隱
所以別陰陽之幽明一高一深所以制陰陽之上下東動
而出西靜而入出則在外入則反內故東西所以別陰陽
之外內東為陽中西為陰中中則得位故東西所以端陰
陽之位別幽明之道然後能制上下之分別內外之所然
後能端陰陽之位言之序所以如此且壇坎者人為之形

東西者天然之方以出於人為也故言制上下以出於天
然也故言以端其位而已日出於東言其象出於天地之
東也月生於西言其明生於輪郭之西也此又覆明祭日
月於東西之意也日言出於東則知為入於西堯典於東
曰寅賓出日於西曰寅饒納日者以此月言生於西則知
為死於東楊雄言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
者以此日之出入也歷朝夕晝夜而成一日月之死生也
歷晦朔弦望而成一月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而陰陽
之義配焉陽道常饒陰道常乏故運而為氣賦而為形凡
屬乎陽者皆長屬乎陰者皆短一長一短終則有始相巡
而未嘗相絕故以是致天下之和者陰陽相濟之效也獨
陰而無陽獨陽而無陰是同而已又何以致乎
馬氏曰日為明月為幽陽極上陰極下幽明者陰陽之道

上下者陰陽之性故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之陽則流故日出於東而之乎西陰則逆故月生於西而之乎東陰陽長短終始相巡與楊雄所謂明晦相推日月逾邁歲歲相盪而天地彌陶之謂神明不窮類已

山陰陸氏曰以制上下所謂君臣有等日外也月內也言外在上以此故曰日食則天子素服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陰事夫如是內外有別而陰陽之位端矣日言出月言生月死而後生於此巡讀如字致自致也若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致之也其相巡也以相濟也譬諸君臣有可否焉是以政平而不干

石林葉氏曰日月既以並祭不可不別其方日陽也陽主乎闢闢則壇而在上以別乎明月陰也陰主乎闔闔則坎

險而在下以別乎幽此上下所以有制也日沒於西而其出在東則一而已非有遡於月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月既望則終魄于東則二也故有遡於日是月於西則常位於東則不常也東方主生而其用爲出西方主成而其用爲入出爲外入爲內此內外所以正也日出而陽爲精月生而陰爲魄相代晝夜以成長短晝終則夜始夜始則晝終迭相沿而不乖異此天下所以和也

毗陵慕容氏曰前言日月合祭兼獨言祭日故此又明分祭之禮所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是也日昱乎晝月昱乎夜則日月以晝夜而分幽明日以陽爲尊上道也月以陰爲卑下道也則日月以陰陽而定上下壇出乎上而明坎出乎下而幽祭以類而求焉故可得而禮矣凡有形有氣類同則相應自然之理也鑑燧用而水火可取氣之所感

也壇坎用而日月可祭形之所召也聖人以此知幽明之故而通乎陰陽之道也幽明以理見故先幽而後明上下以位言故上先而下後由小大言之必先日而後月也凡出者爲外入者爲內陽以生出爲功爲主乎外陰以入藏爲事爲主乎內東者陽之所也萬物於是出焉勾者畢出萌者盡達是爲外也西者陰之所也萬物於是入焉榮者反本斂者就實是爲內也帝出乎震震東方也說言乎兌兌西方也則出而動爲外入而息爲內東謂之暘谷西謂之昧谷則暘者爲外昧者爲內北雖爲陽生之方然陰居其半則出而未離乎內南雖爲陰生之方然陽居其半則入而未離乎外故惟東西然後可以別內外也東南爲陽而東陽中也於陽爲純西北爲陰而西陰中也於陰爲純至於南北則陰陽雜矣陰陽雜則非所以正其位也故惟

東西然後謂之端其位也 又曰日以陽而位乎東東者陽之所也故曰日出乎東月以陰而遡於日載魄於西而生焉故曰月生乎西日無待而明故謂之出出言無所因而特出也月有待而後明故謂之生生言無所因則不能生也生有漸而進之義書曰哉生魄哉生明與此同

長樂陳氏曰古者之祀日月其禮有六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一也玉藻曰朝日於東門之外祭義曰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二也大宗伯四類於四郊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三也大司樂樂六變而致天神月令孟春祈來年于天宗天宗者日月之類四也覲禮拜日於東門之外凡祀方明禮日於南門之外禮月於北門之外五也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禋之六也天因郊蜡而祀之非正祀也類禋而祀之與覲諸侯而禮之非常祀也春分

朝之於東門之外秋分夕之於西門之外此祀之正與常者也日言朝則於日出之朝朝之也月言夕則於月出之夕夕之也日壇謂之王宮以其有君道故也月壇謂之夜明以其昱於夜故也其次則大次小次設重幣重案其牲體則實柴其服則玄冕玄端其圭之纁藉則大采少采禮之之玉則大圭邸璧祀之之樂則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玉藻十有二旒龍袞以祭玄端以朝日於東門之外則龍袞玄端皆言其衣也衣玄端之衣則用玄冕矣鄭氏改玄端爲玄冕不必然也虞氏釋國語謂朝日以玄冕然祀上帝以袞冕而朝日以圭璧與張次設幣一切殺於上帝則其不用袞冕可知矣周禮於掌次之次帝案於典瑞之太圭鎮圭纁藉言朝日而已則夕月之禮又殺乎此也禮書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

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

鄭氏曰因祭之義汎說禮也致之言至也使人勤行至於此也致於反始謂報天之屬也至於鬼神謂祭宗廟之屬也至於和用謂治民之事以足用也物用物猶事也變和言物互之也微猶少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禮之大用凡五事若能行之得理則天下治矣和謂百姓和諧用謂財用豐足義謂斷制得宜讓謂遞相推讓反始報天是厚重其本祭祀鬼神是尊嚴其上民豐物用則知榮辱禮節故可立人紀義能除凶去暴故上下不悖逆合此五者以治理天下之禮雖有奇異邪惡異行不從治者亦當少也事必須和和能立事故云互

也

長樂劉氏曰聖人正德以事天敬祭以迎氣是以大報天而主日其致者五焉一曰致反始者萬物成性必始於大聖人受命亦始于天將篤其末必厚其本此郊祭所以致天下反始之敬也二曰致鬼神者天地有神以司其化育也宗廟有鬼以基其治平也然而無形可得以瞻也無聲可得而聽也唯聖人爲能尊祖配天必致其饗致天下敬於鬼神也三曰致和用者郊祭天地所以致陰陽之和而民人康矣所以致萬物之豐而邦用足矣四曰致義者大地者萬物由之以生也父母者子孫由之以生也聖人郊祀所以父母乎天地也兄弟乎日月也致人倫之義於天下而知所以勉乎孝弟矣五曰致讓者平治天下者聖人爲之也教化天下者聖人爲之也衣食天下者聖人爲之

也革其悖亂之心而納之中和之域者聖人爲之也弭其六極而錫之五福者聖人爲之也聖人具是五德天下莫與比其隆者也而弗敢有其功焉乃嚴郊祀讓德于天歸功于帝遂俾天下力行其善而弗敢有其善焉必致讓乎其本者郊使之然也合此五善以爲禮之本則天下之禮不失其本矣在其微末不足道也

嚴陵方氏曰致反始則奉郊社之謂致物用則足衣食之謂致義則制事宜之謂所謂民紀者蓋民之所以能相治以有紀故也經曰紀散而衆亂是矣前言和用後言物用致和用所以致物用故也用之豐殺得其宜此物之所以和歟夫用志不至不能有致用力不至不能有致非有志則不足以立祀非有力則不足以行禮故每以致言之致反始致鬼神所以盡天道致物用致義讓所以盡人道禮

雖經爲三百曲爲三千要之不過盡天人之道而已故禮
運言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也天人之道可合而
不可離必合此五者然後足以治天下之禮且禮之在天
下未嘗或息乃有至於壞亂而不脩者豈禮之罪也哉人
無以治之而已此所以必以治爲言奇言其無常邪言其
不正

慶源輔氏曰致與事君能致其身之致同天下之所謂禮
致此五者以治天下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人窮則呼
天疾痛則呼父母則其反始厚本蓋人之真情也致物以
爲民用所以統紀斯民之聚者也易曰何以聚人曰財記
曰財散則民聚

山陰陸氏曰謂之天下者非一國之禮致和用所謂備物
致用以爲天下利是也致義以行之致讓以守之致鬼神

以尊上不言其尊無二上變和用言物用者所謂物天地
之委和也合此五者以治先儒讀屬下文誤矣

毗陵慕容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報天尊祖所以致
反始也齋明盛服致誠阻獨必用其極所以致鬼神也百
物利用所以養人者不侈於有餘不屈於不足懋遷斂散
各適其平所謂致和用也物各有用用得其節所謂和用
禮以節度民知止足於分界則有紀而不亂所謂維民者
悉矣辨下上明尊卑定名分別嫌疑所謂致義也義明而
不可犯則民志定故無悖逆之事

馬氏曰貴賤有宜則上不悖下不逆夫先王順性命以爲
禮則使民誠意不欺而敬鬼神者教之本也故周官十二
教亦始於祀禮也禮之至則至於不爭而已故曰禮至則
不爭微者寡而未能無之稱然則有刑以教之中矣

延平周氏曰言和用而復言物用者和用言其理物用言其事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